

閩縣許繼祥著

人海燃犀

莫等閒齋主人署

-047733-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2307B

閩縣許繼祥著

人海燃屏

莫等閒齋主人著





許 縱 祥

人海燃犀序

粵稽太古。畫卦爻而道統闢。作書契而文字蕃。開化之先。中國其鼻祖矣。春秋以降。王化凌夷。孔孟闡明性理。士林奉爲圭臬。千鈞一髮。寄於微言砥柱。狂瀾於斯乎。賴沿及魏晉。釋道盛行。以莠亂苗。而危微精。一之嫡傳。不敵露幻泡影之邪說。甘疾疚而棄藥石。遂使神明華胄。醉生夢死而不之悟。於是文儒則狂飲。神怪之耽頑愚。則崇尙人鬼之祭銅。其腦竊崇其膏肓。不復能應時世之所需。窮理想之所至。降至叔季。又巧借服從孔孟釋道之徑。爲獵取功名富貴之梯。學非所學。教非所教。世道人心。遂不可問。歐美東來。觀吾國文物敗替。詭道羣興。乘吾之敝。一戰而勝。以要挾強殖之辣手。鑄其壓制吾國之勢力圈。傳教爲餌條約爲鉗。數十年之流弊不堪。設想政府因循姑息。長夜漫漫。屢受外界所激制。臥不安席。勉籌變革。非不足爲文明之進步。然講形式而棄精神。殆韓先生所謂沐猴者歟。原歐美進化之由。實賴一教之基。以收政治法律之效。十二。

世紀以前堅守天律。翕然成風。十二世紀以後。始研究人律。以爲天律之保障。至今百度俱作世界公認文明。我國積弱不振。列強藐我之心。累進不已。論者每以種族之異。輪砲之利。爲言。則吾實不敢附和。蓋種不論。黃白同一教。則聚爲類。自能耦。俱無猜。力不問。優劣。守一法。則成爲約。自能不分畛域。夫法律者。自由之母也。欲輸自由於我同胞。必納吾民於萬國共認之法律。然幼稚時代。語此者良非易。易思之。思之先其道。以行者。非唯一之宗教。不爲功。而欲普通立教。非破除迷信。滌舊布新。不足以輸入文明之階級也。數十年來。魁人士傑。之憂國者。不思拔其根。而塞其源。以存誠去僞之心。學化其不化。以法家彌士之治術。平其不平。而徒痛哭流涕高談改革。是何異與狐謀皮。適以養其抵死不從之性質耶。嗚呼。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夫人律不行於中國。則奸宄滋興。人律不根於天律。則廉恥道喪。吾國開化最早。迷濛最深。異端爲進化阻力。西教爲行法基礎。用是區爲篇秩。付之棗梨。根正心誠意之學。

以吸取西教西律之髓。誠揣本齊末生死存亡之一大關鍵也。廣搜典據，發爲
芻言蠡測管窺，或不能免。願以俟後之君子。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朔日閩縣許繼祥自序

人海燃犀

序

四

敍言

憂國者痛天下事之敗壞恒歸罪社會而怒罵曰『奴隸』夫世界之最痛心疾首最悲傷慘沮者孰過於此兩字而吾國民對此名詞殊不甚覺其恥辱樂此不疲任人唾棄其所由來也漸矣。

病根不究而治其末雖罄岐黃之術窮針灸之功無濟也吾國奴隸之痛染於習慣入於膏肓誰職其咎『迷信』二字實種其孽胎焉。

迷信者縛束自由思想之亂繩也以慧劍剗之以猛火焚之繩斷而骨節靈通不受羈縛自由之思想一生奴隸之病根漸去國其庶幾乎雖然循是以往以一警十以百警千開演說之巨壇破支離之弊俗使四萬萬同胞醒濁夢活大魂非數百年之程度不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當此歐瀾東注崩桅掣舵之秋急脈而緩受之亡無日矣苟非有絕大自由之權力天演不滅之公理闢捷徑啓新機輔而行之仍無濟也。

余習見夫熙來攘往者熟練其拜懇禱祈之技獻媚於木俑泥神筆耨舌耕者誇耀其吉凶禍福之倪炫惑夫村夫愚婦余竊哀之然而不敢宣諸口也苟一宣之必食老拳之奇報習俗之難醫有如此者然余心未死也恒於酒酣耳熱拔劍叫嘯時以此問題橫亘胸次如骨鲠於喉格格不能下清夜焦思未得善策適以他事訪吾友許君翥屏偶談及此翥屏仰天大笑若有成竹在胸者出其新撰『人海燃犀』一書見示且曰此或可以破君憂世之癘而爲劣俗施急救之醫術也余喜其實獲我心袖歸細讀乃得其宗旨所在夤夜挑燈草其著此之大意弁之卷首期與我同志共閱之

許君習律於泰西法家有年矣其腹笥淹博不特以辯護見長於蘇格拉之哲學赫格兒之心學蓋登其堂而啖其餚焉所謂學有根柢非東塗西抹飾智驚愚者類也是書都爲二十二篇縱橫數萬言嬉笑怒罵幾以游戲爲文章然鎔今鑄古含英咀華自非郢書燕說可比際茲風潮刺激之旋渦得此以救澆漓

之末俗當頭一棒喚醒夢闢多神龐雜之邪教輸以知天唯一之宗傳有益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

孟子曰『入則無法家弼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中原適當多故之秋賴外界之震動國民尙有危心然而治人治法二者吾國之所乏也無以靖內奸烏足以禦外侮然則化民成俗之功德齊禮之助舍實行律學未從以一民心也法律之用爲術至神與獨一之宗教有密切之關係一法之興納風俗於軌物國民受其陶鎔變其性質其用期於止奸其效乃神於化育文明之國殷殷然以刑措爲期法堂之上仁風習習初無慘酷狼藉之戾氣司律者既重其律每御一刑必熟思審處幾費推敲不敢孟浪妄行務以哀矜爲宗旨故民亦重視其律謹恪遵循不敢恣肆而輕犯以視吾國鞭笞刀鋸血肉橫飛威則威矣而免而無恥者累累焉無他治其肉體與治其靈魂程度所差不可以道里計也爲窮其弊則以律學不行於中土故然今日而便行律學是見餓莘

載途糜粥未備而高呼曰胡不列鼎而食太牢也。

今民之階級奴隸之階級也。犬馬草芥之不恤而營私牟利無孔不鑽工拜跪也。巧乞哀也。實由多神教種其毒子黑霧妖雲千迷百惑而致此也。暮夜乞憐罔法干紀之質性未改一旦猝以西律加之必有枘鑿不相入者欲除奴隸之階級必先設文明之階級爲對待使舍彼級而進此級示之卵而後知求時夜示之彈而後知求鴟炙機至新也徑至捷也然則許君之著此篇其植實行律學之權輿而樹進步文明之階級歟。

今欲變國民之理想而歸於至正之宗教其必由最近層級之改良矣蚩蚩之氓非破其愚末從牖其智高論者輒云民智未開而不究民之受愚何故自吾有知以來日聞民智未開之言物吾耳也民生受愚之陷阱知者不敢言言者且不敢盡殆亦猶吾之懼老拳耶。

爲草澤之英雄必有言論自由之權利居今之勢非筆舌齊驅不足以震動流

俗許君富於筆而健於舌者也。筆富則文必壽，世舌健則語必驚人。以此警愚，何愚不破？以此編律，何律不精？雖然，傑士創言，必有之重大阻力，以困其後。吾知是書一出，歡迎者固不少，而醯鷄者流冬烘頭腦，難保其不拍案痛詈棄而投諸溷裂而覆諸瓿。許君將橐其筆而鑰其舌乎？雖然，哥倫布持地圓之說，不躊躇於時，卒達其探險家之目的。苦耐兒累遭不幸，事事失敗，終成爲名譽，隆盛之演說家。許君其勿餒。

丁未三月旣望，莫等閒齋主人陳韻琴叙於灘上

人海燃犀
叙言

六

人海燃犀目次

鬼神篇

原佛篇

輪迴篇

占卜篇

選擇篇

符咒篇

相法篇

算命篇

風水篇

祈禱篇

禳醮篇



持齋篇

念佛篇

燒紙篇

超度篇

脩煉篇

乩童篇

靈魂篇上

靈魂篇下

賞罰篇

原赦篇

西教篇

人海燃犀

鬼神篇

(閩縣許繼祥著)

世界動物之最有靈性者莫人若。惟靈也，故多思想。思想偏則種種冀望之念生。思想幻則種種恐怖之念生。兩念交相戰也。於是乎談天雕龍，鈎深索沈，空中樓閣結構千尋。若有若無以僞清真，飾智驚愚，雷厲風行。此其鬼神之胚胎歟。

論世者，動以文野爲月旦。夫不關野蠻，無以進文明。不窮野蠻之源，無以關野蠻。鬼神者，野蠻之先聲。而文明之公敵也。故欲鎔野蠻爲文明，非痛關鬼神不可。

語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蓋謂欲攬虎子，宜識虎性。非深入穴中，末從展其偵探手段也。世之關鬼神而不行者，病在外。窺虎耳。余請以入穴手段，臚陳鬼神之源委，爲世之迷信者痛下針砭。

世俗所謂鬼神。不外兩種。一指生成之物。一指已死之人。

指物爲神者。莫甚於北斗七星。道家所設『魁、魁、魁、魁、魁、魁』七號。刻俑繪像。皆垢面張牙裸身赤脚作奇鬼形。

其次莫甚於文昌六星。以蛇爲梓潼。一說即晉將張惠子忽蛇忽人。已屬怪誕。陰隲文開篇第一語。卽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附會其說者。且引毛詩『張仲孝友』一語。謂卽梓潼前身。其剽竊輪迴因果誘人以妄想科名。尤爲匪夷所思。明代禮臣倪岳疏稱梓潼文昌誕妄不經。特乞罷免。(詳見皇明通紀及本朝熊閣臣學統等書)可知當時非無巨眼。惜乎無有繼其後而闡之者。又如二十八宿。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輩分配之。不過爲雲臺畫像。增一奇觀耳。而愚者信之不疑。且謂天將下凡。鑿鑿可據也。於是乎乃有孔明禳星之說。繼其後。

甚而日光月光燈光俱有菩薩火電風雷山川雲雨俱有神道。無稽之談載鬼。

一車此皆足供文明國噴飯之料者也。

俗例每年二月二日以太陽糕供日中金烏八月十五日以菓餅供月內玉兔近代金烏之說不行而玉兔之供都門最盛按鳥飛兔走係形容日月之速何嘗實有此物乃羣然信從不以爲非無怪乎兒女子向女牛而乞巧也。

其指已死之人尤難枚舉畧言其極可捧腹者列左

潛邱劄記『蕭山土地祠爲西施閣百詩有詩紀之』又毛西河九懷詞載宋淳熙中勅封西施爲土穀神名曰苧蘿邨土地先施娘娘

杭州清泰門外有時遷廟凡行竊者多祭之濟寧有宋江廟爲盜者嘗私祈焉。済縣有紂王廟潁有衛靈公廟凡龍陽胥禱於是閩楚多齊天大聖廟黔中多楊老令婆廟凡此皆淫妄之祀不可不毀（見梁紹壬兩般秋雨盦筆記）陳州城外厄臺有廟顏曰一字王佛卽孔子也北方牛王廟畫百牛於壁牛王居其中卽冉伯牛也溫州有土地杜十娘無夫五鬚鬚相公無婦於是合而爲

仇讐則杜拾遺伍子胥也嗚呼世俗誕妄以訛傳訛遂使窮鄉僻壤任意汚穢聖賢良堪浩歎

寇萊公詩云『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於是有以寇準爲冥王者包公案之小說盛行世俗信之又有以包龍圖爲閻羅者甚至以方正學爲蛇王以楊繼盛爲天下都城隍不知何從參考大可發噱

大門繪金盜金甲名曰神荼鬱壘謂爲唐太宗之名臣後門繪以鍾馗謂爲唐終南進士財神則黑虎玄壇（說者謂係回回崔綱）藥王則神農盧扁甚至瓦簷有將軍木匠有祖師生子有娘娘出痘有痘兒哥哥井中有井泉童子噫謬謂說謊者爲擣鬼凡此之類皆着實擣鬼者也

竈神之說相傳於每年臘盡將本家一年所積善惡上告於天故通俗於臘月二十三四日供香燭糖菓求其包容名曰祭竈陸龜蒙云『此係漢武帝時方士所言』嘻以一方士之擣鬼竟爲四萬萬人數千年之憑信咄咄怪事

勅封二字不得混解爲國家賞罰之權也。唯忠臣烈士死後追封賜謚以表朝廷旌善隆恩此爲國家獎勸應行之典。後世長君逢君輩希圖獻媚求榮請加封於古往之鬼神或勅封金闕玉皇或勅封玄天真武或勅封三界伏魔獨不思帝王不能以天下與人反能與人以立天三界耶。鴻名且不可以謬假神器尚不可以力爭等而上之更可知矣。奈何歷來衰袞諸公不少明達者輩獨至於世俗通行之事不欲絕之已甚以致謬妄相沿伊於胡底。

明太祖乾綱獨斷斥其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凡嶽鎮海瀆郡縣城隍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歷代忠臣亦依當時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予革去。皇明文衡內原詔炳存鼎革未久。依樣葫蘆亦文明程度不足致之耳。小說之力足以移風易俗。自水滸西遊封神平妖等書盛行而迷信之程度爲之一進。山陬海澨之編氓目稍識丁者莫不各手一編以爲課本乃至淫昏之祀與賭館煙間相櫛比娼優隸卒亦設龕鑪猿馬龜蛇盡蒙香火土木之興。

慮。沖。犯。也。則。寫。『姜太公在此』之字條。十。字。街。衢。慮。觸。煞。也。則。鑄。『泰山石。敢。當。』之。短。碣。憑。空。造。幻。舉。國。若。狂。非。小。說。實。階。之。厲。乎。宜。乎。阮。瞻。之。無。鬼。論。不。敵。干。寶。之。搜。神。記。也。

雖。然。彼。時。風。氣。未。開。難。盡。貢。之。小。說。家。也。彼。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過。一。時。豪。興。戲。爲。僞。說。詖。辭。以。悅。人。日。始。則。妄。言。妄。聽。繼。而。實。踐。實。行。彼。輩。固。不。料。其。貽。禍。至。此。也。然。吾。觀。醫。師。之。良。者。卽。以。致。病。者。醫。病。小。說。既。有。酈。人。之。巨。孽。亦。必。有。藥。世。之。奇。功。吾。願。今。世。之。小。說。家。展。廣。長。舌。大。書。持。書。淋。漓。滿。紙。以。破。迷。信。中。國。庶。有。豸。乎。

原佛篇

佛教權輿於印度。漢時輸入中原。唐韓退之上諫迎佛骨表。極言其妄。惜唐宗不悟。坐是貶公潮陽。嗣以神道設教。可警愚頑。相沿不禁。乃號佛爲西方聖人。稱其教爲輔弼世教。夫佛之前世。姑不深究。第據普曜經云。『佛姓釋迦。號牟尼。父淨飯王。母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等語。考中西醫書。產婦氣血凝滯。交骨不開。催生束手。古有剖脇出胎之說。此出於萬不得已。且爲他人所剖。與兒無涉。倘牟尼之母亦因難產而剖。是災也。非瑞也。又按現時通例。難產無策。祇得戕子救母。西律剖開母脇。有意使母致命。科罪甚重。當時印度尙在狉獉。時代與苗猺正復相類。戕母出子。恬不爲怪。亦蠻俗之相沿耳。

相傳中國李耳。亦剖脇而生。卒爲道祖。信斯言也。剖胎之子。均得爲宗教家。之祖。然則今世之橫生倒產。或臨盆數日不下。或懷孕數年不生。倘有循剖脇之法。其子非仙即佛耶。不待辯而知其謬矣。

經又云。『下地卽行數武。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自言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考佛生於周昭王甲寅四月初八日。不過邊陲小國之世。子唐時曾遣長史王元策。擒其國君阿羅那。順而歸。可知其國最小。距此亦近。乃顯屬附庸之末。妄號獨尊所傳。下地能走。據訶定擬更難逃。妖妄之評。

『春秋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相傳是日爲佛降生之日。查辛卯爲四月初五日。然則初八爲俗佛日。殆卽世俗三朝洗兒之說耶。附誌於此可證。中國洗三朝確爲野蠻劣習。

牟尼居東宮。娶妻耶輸陀羅。生子羅睺羅。年甫十九。遠獵不歸。父死。國土爲五印度所奪。卽此亡國棄民離父屏妻已爲綱常名教所不容。迨後無國可歸。逃入雪山。因演轉生受報之說。以愚印民。希圖恢復。信從甚衆。災及其身。

考印度佔據後。牟尼猶偷生十三年。怙惡不悛。身遭十惱。迨至臥病。背發惡疽。欲見迦葉。不得一面。毒潰而殂。小涅槃。經內紀載甚詳。人皆重諱之。不言。

捏造牟尼道成顯容於華嚴會中癡人說夢何從徵信耶。印度受牟尼愚者十居八九妖言邪說亭毒市朝至召滅國亡種之禍今之印人冥頑不靈世爲奴隸我堂堂中國之國民猶低首下心伈伈僥僮崇拜之爲聖人尊稱之爲輔弼可恥孰甚。

經云「過去現在未來有恒河沙數之佛」與牟尼獨尊之說母乃矛盾且所謂恒河沙數者指他族乎抑指印族乎若指他族也則我中國人數最多開化最早當時若輩處黑暗世界視我邦如極樂國彼固佛我矣我乃轉而佛彼母乃悖乎若指印族也則彼所謂嫫母照鏡自以爲俏而不知西子王嬌之美也井蛙窺天自以爲博而不知日月星辰之奇也若然彼自佛彼與我何與我則傾國以佛之是猶啖蜣螂以爲八珍嚼矢橛以爲沙糖也。

我試狀佛之醜以示我同胞佛印種也其形容體態與今之印捕同布巾羃首娟毛繞喙山魈魍魎之類耳豈真丈六金身蓮花世界耶今之印捕猶浸漬歐

風飲食起居。差強人意。彼時之茹毛飲血。穴居巢處。直怪獸耳。今試設蓮花寶帳。以印捕坐其中。呼彼香花頃禮之婦女。仰首一觀。且噭然驚仆矣。況肯蒲團香火供奉。昔年之怪獸耶。

本朝雍正中。有番僧號活佛。倨受王公禮拜。絕不爲動。惟岳襄勤公至。則必先膜手。人問之。答曰。此變身韋陀也。岳鍾琪嚴正不阿。威儀驚人。彼狡僧恐遭斥耳。巧創韋陀之說。以免禍。惜岳公固於習俗。猶有迷信因果之病。不拔劍立斬之。

康熙閒。年羹堯提兵西征。深入藏境。半途乏餉。欲就地採買。金錢不繼。道經古寺。逕將金身之三寶。如來銅身之五百羅漢。開鑪鎔鑄爲國錢。以濟軍需。英雄之舉。動可愛。如是今日中原之佛像。不啻恒河沙數矣。安得大將軍復生。燭一鑪火。盡使金剛羅漢伽藍尊者輩。一律涅槃。豈非快事。

輪迴篇

釋氏輪迴之說。深印中國人之腦膜。究其根原。實因昧於性理所致。孟子論心性。最爲懇切。如良貴良知之語。所以別人性與牛犬殊科。故告子以生爲性。孟子反復辯難。當時輪迴之說。未入中原。而辯輪迴必無之理。早已炳若日星。楞嚴經爲佛門最上乘之書。論及「卵胎溼化之人物。歸於情愛相結而得父母子孫。相生不斷。」信斯言也。是祖父死轉爲子孫之後。代妻女死轉爲後代之婚姻。顛倒尊卑。莫此爲甚。又云。『羊死爲人人死爲羊。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汝負我命。我還汝債。經百千劫。常在纏縛。』然則從佛之教。必不食不衣。槁木死灰而後可。

由羊而推一年之債。萬年不得糾結。不出數十年。地球上之動物。盡爲柔毛短角之獸矣。

夫唯有萬物。而後有人。試問乾坤。奠後太古之人。如何輪迴。若以人轉人。則前

人未死而後之生育滋蕃果爲何物所轉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烈山澤驅蛇龍事畋獵製網罟牛羊以祭鷄豚以養戕害生命至此已甚苟按釋氏之律法不當世世爲禽獸耶。

至於以物轉人微論披毛戴角羽翼飛鳴之類冥然蠢然無功無德萬不能轉賤爲尊卽爪牙相攻弱肉強食彼此之殺報甚多又何從超生人界果如其說殺生之人死後必爲禽獸則現世之人俱爲禽獸所轉毀辱人類如此釋氏之肉尙可食乎。

格致研究家言物之生死較人更多卽以一日論物多於人殆百千萬倍倘一命必還一命應作如何抵償寢假冥冥之中設一抵命大公司以佛司其事吾知彼卽百倍其千手眼亦無從紀錄其數也。

况夫佛亦人類耳所用之鼓非牛皮耶所用之燈非羊角耶錦繡綢緞非蠶絲耶此皆有生命之物縱謂佛德高厚不必抵償則此牛羊蠶蛹之命應作何歸

結如謂器皿衣服皆現成之物勿庸抵償則人日用亦皆現成之物佛乃目以宰殺何恕已責人之甚耶

嗚呼輪迴之說禍我同胞大非淺鮮嘗見夫妻反目每至懸梁兄弟鬭牆或尋短計貧賤則溺女成風負債或飲鴆自盡凡此慙不畏死雖發於一時氣憤然必有輪迴之念膨脹其腦筋以爲今生已矣且冀來生致視死如歸如是是故見親朋鬥殺則曰此前世冤家也見行險僥倖則曰此三生幸福也充類至盡弑父弑君莫非夙孽教忠教孝盡屬虛文害義傷仁乃至斯極曷勝浩歎

聖人爲上流社會興禮樂以陶淑君子也爲下流社會設刑罰以懲儆小人也此治國之常經萬世不易之則也自輪迴之說深中人心於是斬絞凌遲略無不法禮樂旣無從咸化刑罰且不足誅心輪迴之流毒乃至斯夫匪特此也人情莫不欲富貴彼云『敬佛法僧可以邀福不報於今生必報於

來世。『貪者被其簞鼓傾囊不惜美其名曰。』結歡喜緣。法華經內更有施捨肉身手足妻子之話。引『女獻寶珠立地成男』爲證。愚夫愚婦迷其謬說。於是廣開壇場。巧音歌唱。族姓子女。履鳥交錯。僧尼無分。笑語不擇。拍肩聯臂。招搖梵刹。恬然不以爲羞也。賽會迎神。鉦鑽聒耳。童男閨女。脂粉花繡扮演百戲。環遊街市。父母親戚。指爲奇觀。覲然不以爲恥也。鰥寡孤獨。希冀來生。祝髮佛前。懺摩誓悔。齋戒沐浴。喜捨軀體。焚其指臂。點爲肉燈。蚩然不以爲慘也。奇技淫巧。捏泥刻木。塑爲生像。或妻或女。唯妙惟肖。書名於背。獻神爲妾。獻佛作婢。覩然不以爲醜也。

象教之徒。城府深隱。往往以奧語作禪機。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通人每受其惑。三藏經文。汗牛充棟。其文字大都相類。較之郢書燕說。尤爲無稽。後世奸僧剽襲其語。思逞私求迹。其惑人手段。或密題啞謎。使其自猜。或捏造機關。使其自悟。或假傳古蹟。投其所欣。竟使偏邪之說。無愚無智。盡入腦宮。遂傳某僧爲某。

佛託生也。某官爲某僧。再世也。好事者筆之於書。加以評斷。而輪迴之據鑿鑿矣。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此佛氏最模稜之語。而世俗所樂道者也。似此浮泛遁詞。愚民反奉爲醒世名言。遂使評讐者模糊影響。一味瞎猜因果。之說誤盡天下英雄豪傑。余試作一轉語曰。『欲識彼心。喜當前笑者。是欲識彼心。悲當前哭者。是』其腔調。母亦相類耶。

佛言。『一子出家。九祖昇天。不墮輪迴。』今口外鳥思藏活佛傳生已十數代。夫既佛矣。何以飲食男女。搆精受孕。多與人同佛而與人同也。豈能免輪迴之劫耶。以墜劫之身。教人避劫。現身說法。此其所以爲活佛歟。

查活佛始於元世祖忽必烈。封西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死後又覲一初生之兒。認爲活佛轉生。世世如此。并不戒殺。鹿豕牛羊。任意恣食。胡虜之世。妖孽雜出。固不足論。然彼固儼然佛也。與佛法又大相刺謬。如是。豈時遷世變輪迴之。

說。亦。有。特。別。改。良。乎。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占卜篇

上古結繩而治。至伏羲時代。始制文字。畫八卦以爲字母。是畫卦爲文字之祖。非爲占卜之祖也。爻辭大象。乃周公文王於憂患中。指當時之事而言。故多用隱語取譬。以爲誘掖獎勸。六十四卦。自始迄終。并無摭拾神鬼。無稽之說。涉獵因果。不經之談。試觀謙卦六爻。皆吉。其爲正心誠意之書也。明甚。後人乃悞會其吉凶消長字義。任意創爲占卜。不亦謬乎。

孔子言學易可無大過。未嘗言學易可以占卜也。蓋易於君子小人之辨最嚴。視爲黜邪崇正之文。則可視爲識緯術數之文。則不可。後人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妄以爲天機洩於斯。禍福定於斯。於是乞靈於朽腐之龜。求驗於枯瀆之草。穿鑿爻象。剽襲經文。以爲刀且其視六股家之尋章摘句。割裂聖言。蔑以異也。臧文仲居蔡。孔子責其不智。東平侯問卜。季主論其無益。聖賢於術數一道。舍而不求。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致知。可以窮理。不可以窮數也。故著龜之。

學君子非之

今世卜家盛行龍虎蛇雀子父財官之字猶之醫家有三陰三陽之記號也攷此字爲漢之京房晉之郭璞魏之管輅等所臆撰三代上無此術也以三代下臆撰之字推三代上隱奧之爻而曰伏羲周公文王孔子之靈實式憑之寧有是理耶。

夫數學亦技藝之一端耳要唯用之有效資之有裨劑今酌古因時制宜方爲無弊固不能以古之所有今必遵行古之所無今必淘汰如歷法足以推日食月虧儀器足以測天高地遠術則勝於古也物則利於人也獨至占卜之法毫無效驗厯不能推儀無從測借古掩飾信口雌黃左道惑衆是不容不亟亟淘汰者也。

今之占吉反凶占凶反吉者蓋數數覩矣晴雨豐荒之兆孰能每卜必靈間有偶中一二者或適逢其遇耳與術奚干中則歸功於術不中則置之不問豈第

卜者欺人亦求卜者甘自欺耳非怨術人學業不精卽自疑禱告不虔從未嘗指其術之本僞者殊可怪也

泰西天文家遞年測日面黑斑以占地球上之豐歉製風雨寒暑表以驗氣候之不齊百不失一中國之占卜家對之能勿顏汗蓋彼之占卜由推測而來此之占卜由摸捉而得也推測精者無往不合摸捉偶不湊巧則毫釐差以千里矣

不見夫五都之市垂簾者輩以羲文周孔爲招牌以神煞鬼支爲貨色以姜太公諸葛武侯劉伯溫等爲字號捏造九天玄女等名爲護法由六壬課而變出梅花數生數等法由蓍草而變爲銅錢由龜卜而變爲羊卜候判者門庭如市間字者戶限爲穿果操何術而令人顛倒若是耶曰迷信鬼神搖惑禍福之俗未化也彼輩尙得售術糊口如僧道之穿花懶斗巧詐孔方若風氣宏開自當匿跡銷聲何從售其伎倆耶

鏡聽也。祈夢也。婦女之以繡鞋占鬼卦也。神前之以盃珓求靈籤也。類不離占卜之宗旨。總而言之。如何巧立名目。鋪陳奧妙。與拈擲色正復相似。假如用唐詩千百首編定上中下吉凶。隨手挑出據辭判斷。必與易數籤經同其靈驗。不論磚瓦等物亦可燒紋斷事。何必灼龜屬垣有耳。皆可採所聞以觸機。何必聽鏡。况夫妖夢是踐實屬荒唐。祝履考祥尤爲狼狽。嗚呼。吾恨其惑吾更哀其愚。

古人有重龜不重筮之言。說者謂龜書已失其傳。夫其所重者既已失傳。又何有於所輕之筮。况古有玉卜瓦卜之說。則龜亦無靈已可概見。

周公卜世三十年八百。或承商之末葉。民俗刁頑。特假神道以設教。或當時楚子問鼎。王孫滿臆造以覆。均未可定。惟考三十八百。課中無此定數。其爲設辭可知。書召誥。借夏商以戒成王云。『惟有歷年。我不敢知。』誥中重複言之。是嗣朝之召公。卽不以周公之卜爲據。迨及七百年。孟子云。『數則過矣。』豈

孟子不知周公之卜耶。洪範內之稽疑亦在皇極三德之後。林氏解曰。『人事不盡。雖吉何補。』語簡意深。卽此可證總之。『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固不必借重蓍龜籤筴。告哀於土偶木俑之前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願世之讀書種子。於書中之言。卜筮處勿庸喋喋。深求是爲得之。

人海茫茫

二二二

選擇篇

自趨吉避凶之說中於人心而選擇之術出。年上選月。月上選日。日上選時。穿插千支縱橫星宿。其術甚繁。其理甚晦。喪祭冠婚土木建造。莫不待決。於是此中國數千年來之最劣點也。

按選擇有二故。一爲人事之便與不便。此必不可少者。一爲星辰之吉與不吉。此必不可信者。

以言人事。如嫁娶喪葬。堅柱上樑。出行移徙等類。先定日期。以便治事。則物備工省。臨時既不至。倉卒張皇。交接亦不致稽延遲誤。宜未雨而綢繆。勿臨渴而掘井。此選擇之必不可少者也。詩曰。『吉日戊午既差我馬』。又曰。『吉日惟戊旣伯旣禱』。所云吉日不必盡指星辰。而曰旣差日。旣伯日。旣禱其從容。不迫之意溢於言外矣。

如以言星辰也。查歷書內。每日條下。所開甲子乙丑等六十干支。金木水火土。

五星角亢氐房等二十八宿。執破危成收開閉建除滿平定十二黃黑道各名目。皆憑人挑定。週而復始。綜而言之。謂爲每一日各有不同之名號。則可。譬如甲子日。又名金星日。又名角宿日。又名執日。一日而四名。猶之正月初一日。稱爲元旦。又爲朔日。又爲履端穀旦之例。舍此稱名之外。不能爲別用也。多事者。乃捨其名號。注解縱橫。強爲牽紐。著作成篇。炙梨禍棗。務求迎合庸俗稽之字義。於六書。又毫無牽涉文辭俚鄙。多市井駟儈之談。惜乎。未經祖龍一炬。天干地支相合。古人第用以編歲次。以紀月日。與一二三四之數目相同。並無五行生尅之理。使竟易詩韻百家姓以代之。未爲不可。況夫水火金木土穀。本大禹謨之六府。去穀而名五行。見於箕子。九疇大禹。金先於木。箕子木先於金。因爲民生日用所必需。故皆首重。並未指爲天上之星辰。亦未言關係萬物之消長榮枯。則生尅之說。何自來乎。既無生尅。甯有吉凶而矯揉。造作以圓其說。可謂想空心血者。

至於日月星辰。無知無覺。豈能掌管地上之禍福所立。星宿名目不過借假名。以便稱呼耳。實與本星宿無涉。乃泥歷書挨列編次之虛名。而求其禍福吉凶之實驗。倘易千字文以爲編次。則『焉哉乎也』之字亦能司休咎乎。

試舉一狼星而論。星本非狼而名曰狼。以比象盜賊也。百家遂以狼星掌管盜賊。孟子云。『嫂歛不援。是豺狼也。』以豺狼爲比擬。蓋此獸殘忍無人性也。不觀夫林深月黑。當道狂嗥攫過客。以爲糧。何嘗審擇善惡之肉。而後施其爪牙乎。世間之真狼。不能分別善惡。寧天上比象之狼星。而能掌管盜賊乎。狼星既無掌管之權。則五星二十八宿。亦無特別之能力。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星宿之不足憑。如是彼執破危成之字。又何用耶。

國家頒行正朔。使各方面一體遵循。此帝王經世服物之大權。原不以吉凶爲主義。歷代以來。朝廷取士。從未開星家諭吉之科。蓋以選擇一道。欽天監雖有兼司。然理近渺茫。無補朝政。不得視爲重典也。

世俗半不可破偶有動作富者每重幣以詢日家貧者亦檢歷以尋吉慶無非選用開成好字之日擇配天恩天喜之星閉破之字例在不取偶遇遊禍水痕勾陳血忌等之惡煞則驚心動魄尚不敢用每有極緊急之事因而遷延致誤者甚至口所道必道吉祥也耳所聞必聞吉祥也筆所書目所覩非書吉祥觀吉祥不爲快喪家忌雙恐重喪也婚家忌單患折散也逢不如意之物自怨連衰旁人無意冒犯卽指爲咒咀疑爲覽鎮至於鶻噪鴉鳴莫非先兆童謠亂夢盡屬機祥種種忌諱皆選擇家實厲之階殊不知吉凶之應雖曰天命莫非人事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不返躬自問居易俟命祇以五行生尅無知無覺之星宿黃道黑道之字音認爲吉凶一若禍福之權操諸一星一言一字一聲皆主降殃降祥懔然奉爲旨意西哲之言曰「不自由毋寧死」聚四百北之神明貴胄受專制於無謂之記號其爲不自由也孰甚西人於不自由中起死念中人於不自由中竟生機其程度何啻霄壤耶

荆湖近事載。李戴仁與妻異室。約以有興則見。一夕聞扣戶聲。遽取百忌歷燈下閱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妻慙怒而去。當時引爲笑柄。嘗見闔閭偷父。冬烘學究。猶奉百忌。歷一書爲枕中秘。本以爲衛生媚神之道。在是不亦謾乎。夫寢席之喪。猶小也。至於猝然暴病。決不得因時辰。冲犯不用醫家。賊寇忽來。又豈能以日犯凶。神聽其搶擗。世之研究家。不少胡爲。此理不明。而猶相率馳驅於五里霧中耶。

事莫重於征伐。武王以往亡。小興。封以甲子日。禮莫重於喪葬。古人定制。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期後期。俱屬不合葬。書內已亥日下葬。最凶。一查春秋時。以此日葬者十有餘人。又子太叔云。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一卽此數端可知。古人隨禮隨勢。而行年月日時。俱不選擇。

此前科舉未廢。三年大比。拔擢人才。爲國家最大之典。較之民間進人口。會親友。孰重孰輕。乃定例。辰戌丑未年之三月初九。二十五爲會場。子午卯酉年。

之八月初九十二十五爲鄉場。從不更改。豈年年此日皆天恩上吉耶。

古無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而不言時。周禮馮相氏言歲月日辰而不言時。後世歷法漸密。於是日分爲時。左傳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此言時之始也。其後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爲二。日初曰正。亦猶西人分二十四點鐘也。而選擇家以子初爲壬時。丑初爲癸時。寅初爲艮時。卯初爲甲時。辰初爲乙時。巳初爲巽時。午初爲丙時。未初爲丁時。申初爲坤時。酉初爲庚時。戌初爲辛時。亥初爲乾時。卽今憲書所謂。寅申己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子午卯酉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一是也。查此等名號創於遼人錢辛楣筆記。『都門法源寺見遼舍利函後題甲時。又戒壇寺遼法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二題庚時。一題坤時。』夫以胡虜任意妄題之字。漢族乃爲之注解貫通之。此必三家村劣僥之所爲。非通今博古之哲士所爲也。

經天緯地。子惠元元。卽國家之休徵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研究政治者宜三復斯言。及時修省。天君泰然。卽身心之佳兆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一研究修身者宜三復斯言。

人海燃屋

三
丁

符咒篇

古有祝山科專司符咒。其秘書皆作奇怪不經之字。如雨頭鬼旁尙頭食旁。此等邪字以千萬計。因驅疫獲名。遂與醫家混為一門。託言神農秘訣。欲奪虛鵠之前席。是可怪也。

賴符咒營生者莫甚於羽流妖道。師公師婆。覽殃鎮壓之輩。查羽流妖道。名目甚多。如正一道士。火訣道士。茅山道人。法官法師等。不可勝數。師公師婆。即男巫女覲。覽殃鎮壓。卽蠱毒、覽魅。凡此皆干十惡不赦之條。其惑衆也。遇有蓄病。聲言狐鬼爲祟。勒索數金之贈。許保平安。致下等社會無知婦女有病。多不延醫。調治而就此輩乞靈。以故一年之中。死於符灰邪藥者。不可計算。尤謬者。每年五月初五日。家家貼黃紙符。上有印信。係法師名號。九疊篆文。與前代官印同式。營小利者。照式印造。被迷惑者。爭相購買。每張只費銅錢數枚。謂能驅邪逐鬼。其符咒內不言玉皇之敕旨。卽指老君之律令。按敕旨律令權操帝王。其奉

敕按律之人必係朝廷之官府印信圖記必頒自禮部鄭重若此所謂名器不可假人也此外僞傳聖旨私雕圖印科罪甚重何物法師妄用印令以濟其奸苟科以罪不當立斬立決耶

或曰律令雷部之獸其行最速故道家以爲用考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一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丞廷義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然則急急如律令乃漢之公移常語久爲術家剽竊而慣用耳

世傳玉皇老君歿史一姓張一姓李常人也何處得有掌管神鬼之權何能任意製此靈符神咒誦媚鬼神之輩翹首金足奔走恐後秋蚓春蛇之草黏滿門楣聾牙佶屈之聲嘈於耳鼓以爲墨汁淋漓怪音叫囁彼玉皇老君之精靈實憑於此不亦奇乎

微論世界無邪魔也卽有之亦斷非亂刻一顆木印隨手胡畫幾筆披髮仗劍

隨口吆喝數聲所能制伏夫愚人窮奢借此斂錢無足爲怪所怪者億萬人一
律迷信耳若謂理雖不合事實神奇驅病之符百發百中逐鬼之咒愈念愈靈
不得不信果爾則謂奸盜詐僞之爲雖背公理因獲利甚鉅不得不爲可乎哉
或謂符咒治病有靈有不靈其實一無所靈寒熱小恙勿藥有喜者甚多豈符
咒之爲功乎况夫彼用符咒未必不兼用醫藥果能將諸醫束手百藥無效之
重病畫符念咒咄嗟之頃霍然全愈百試百驗則秦西之格致家當航海來華
極力研究此理以爲醫科一新發明之術矣

大悲準提等咒閻閻盤行且捏造其咒爲從肉髻內湧出者名曰真言謂持誦
萬遍富貴子壽無求不應迷信者旦暮木魚嘈嘈不歇咒之義既不可解咒之
聲尤不耐聞隨園老人之卮言曰『未登拗項橋先爲反舌鳩大言雖炎炎聞
者搖其頭傒音玄女笑蠻語參軍愁』此詩本以譏南人之操北音今請移贈
諸持咒者

相傳張天師爲漢米賊張魯之裔。世居江西龍虎山。子孫世襲專司神鬼法官。法師奔奏左右。售買符呪。門庭如市。中國無愚無智。奉如萬家。生佛光緒乙巳冬。天師張元旭自申遼海而南。盤據閩垣要結。當道廣買符籙。吾友莫等閒。齋主人自滬上刊印萬紙。傳單馳寄閩中。力破其妄。於是閩中學界羣起而驅之。天師立脚不牢。鼠竄而去。各報登錄其事。以爲張眞人之末路也。使天師果能以符呪驅策神鬼。胡爲狼狽至此。

古時邪術之最靈者。莫過於唐太宗時所傳西僧呪人立死。立生之法。太宗試之甚效。獨太史令傅奕奏稱邪不勝正。請以呪臣。臣必不死。帝卽命西僧呪之。傅奕挺然無恙。少頃西僧自斃。事詳正史。可知一切符呪靈否。皆與西僧同世。之研究。符呪者何不以傅奕爲師。世之善作符呪者更當以西僧爲鏡。

按西僧呪人生死之術。頗似泰西新發明之催眠術。其法能以自己腦中之電運動他人腦中之電。握手之頃。令人昏迷。然亦當驗明自己之電。可敵他。

人。乃。能。爲。力。倘。有。不。敵。或。自。致。昏。迷。以。理。參。之。傳。奕。必。強。於。西。僧。不。過。握。手。
與。不。握。之。懸。殊。耳。附。誌。於。此。以。資。參。考。

人海燃犀

三十八

相法篇

相書汗牛充棟。篝火狐鳴。著者不一家。傳者不一法。目下最通行者。莫過於麻衣神相。其開章最關鍵之語。乃曰。『相隨心生。相隨心滅。』夫相既可與心爲游移。則此術雖存。亦無所用。一言足以蔽之矣。而世復鰥鰥以求。喃喃以辯。母乃近於夢囈耶。

庸俗富貴之念。沸於心。貧賤之遇。棘於眼。苟有便佞者。從其旁。而笑梯滑稽。摹其丰神。而寬解之。肖其骨格。而阿諛之。望梅亦足止渴。畫餅亦可充飢。於是乎風鑑之術。不靈。自靈而相之道。大行矣。

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以感動之。以相人說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見史記)通欲導淮陰背漢。故爲是隱語。

以借端入港耳。豈真相士耶。然余當酒酣耳熱時。每披其傳。一再讀之。第覺其眼若流星。舌如電光。高談雄辯。縱橫莫當。不得不歎爲千古獨一。無二之相士。今世之垂簾賣技。滿口胡柴者。果有是乎。

唐苗晉卿落第。遇一叟善相。問曰：「某應舉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然愛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曰：「將相向上。作天子乎？」叟曰：「眞者不可得。假者卽得。」苗以爲怪誕。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冢宰居攝三日。(見李固幽閒鼓吹)此節近於搗虛。殆好事者爲之。或者此叟觀苗公氣概不凡。逆億其必有大用。竊薦通之。故智欲售其運動之方針耳。但苗公爲唐之醇臣。固不爲所愚也。

王荊公久居樞要。有劾以宅枕乾剛。貌類藝祖。荊公上疏請罪。曰：「宅枕乾剛。乃朝廷所賜。貌類藝祖。乃父母所生。夫介甫弊政甚多。何不可劾。乃言及此。豈彼固以精於星相。自矜耶？介甫迄不爲所動。甚矣。妄談風鑑者。不足以謀大事也。」

相書云。一身象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輕。」信斯言也。
短小者皆不容於世矣。晏子不滿七尺而爲齊相。裴公不滿七尺而爲唐相。臧武仲之侏儒而仕魯。又將何以解之耶。世人往往貴長而賤短。鄒忌八尺而自娛。曹交九尺而自負。宜夫。相者工於諳世媚俗也。

舜目重瞳。項羽亦重瞳。何仁暴竟如炳鑿。陽虎貌似孔子。何奸良迥別。天淵且人生始貧而終富。先賤而後尊者甚多。彼則曰步位之故。自天庭以至地角。因有限定之年分。遂有不同之運氣。獨不思氣運與身體爲轉移。所謂富潤屋。德潤身者也。豈有某年在眼。某年在鼻之理。世界倘無醫生。則眼痛。鼻淵。頭暉。耳鳴之病。彼將出奇方以藥運氣乎。

醫家診病。望居其先。蓋相其氣色精神。以揣度病之輕重。非相其年運。也是以廬扁和緩以術鳴者。不爲後世所關。

人身之由少而壯。壯而老。與花卉同由蕊而華。華而落。與吉凶無干。乃借此分

派部位。限定歲年。以爲富貴貧賤之證。將模糊兩可之言。高檯身價。初探舉動。略擬生平。再訪數言。摸捉竟入嘻笑怒罵。自成文章。比擬援證。皆爲陷穿聽者。易入玄中。好事者張大其術。爲之標榜。彼竟自號半仙小仙。名目肆意惑人。誠覽道也。

風土不同。則顏色殊。飲食不同。則體格殊。地位不同。則舉動殊。帶分寒熱。種類不齊。界判華夷。性情各別。彼又將操何訣。以相之耶。況又有一身具二形者。俗呼陰陽人。晉五行志。謂之人病。舉此類以質相者。彼未習格致之學。當昨舌莫辨矣。

世襲之家。生而卽貴。賤相亦受榮華。奴婢之兒。生而卽賤。貴相亦遭卑辱。窮通殊致。皆目見可必之事。與相何異。若謂貓犬馬驥。尙傳相法。何獨於人而無然。相其能力。非相其吉凶。此與人之俊而秀者可習文。強而有力者可學武。蓋一理耳。伯樂之相馬。橐駝之相樹。皆以能力爲目的。苟持此法。以相人。不涉吉凶。

虛妄之詞則量才器使相法爲可貴矣。

夫以面貌之凹凸高下長短闊狹定其吉凶豈樹木石塊之類亦有吉凶耶以色之光明晦暗黑白青紅猜爲禍福豈染坊顏色之料亦有禍福耶舍其心之全體大用而從事於形骸何惑之甚也孟子曰『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其斯之謂歟。

吾謂相法之最精者莫過於孔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猶穿窬之盜也與』孟子曰『觀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此千古知人之不二法門也是之不究而惑麻衣神相之術以爲鑒別賢否之指南針其不至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也幾希。

人海燃犀

四十二

算命篇

相面者借有形之耳目口鼻以愚人尙可謂由眞而贊。算命者借無形之年月日時以愚人可謂以贊濟贊夫干支設以紀數並無生尅與人身毫無關繫萬物亦然造成之後美惡久暫視人之製用如何與製造之時日毫不相干今以無理之生尅預定未來之吉凶豈非以贊濟贊。

試就五行生尅之說飄縷辨之木種入土水以潤之日以暴之然後根幹枝葉漸次而生當土火水未有之時木既不能自成亦無植立之處此不待智者而始知也若謂木能生火木性必當極熱何能以極寒之水生極熱之木如果木生於水木應爲水之子如果火生於木水應爲火之祖以祖孫而相反相滅有是理乎且土金木未有之時水存何處倘以鑽燧取火爲木能生火之證則石中未嘗無火石係土類何以不言土而言木水之潤澤物盡賴之何獨於木土之厚重物盡生之何獨於金若謂金能生水則洋海江河之水以化學凝之必

當復金之原質。國何必患貧。再論其相尅之能。彼此更無一定。杯水必不能尅車薪之火。燭火亦不能尅一鈎之金懷。襄之時水且尅土。咸陽一炬木石俱焚。蓋亦視其勢之強弱何如耳。

或曰五行之生尅。論理不論事。謂論事則涉於形跡。與精微之妙蘊。不能吻合。不知有物方有則。事雖因理而後明。理必因事而始顯。若舍事而言理。便涉空虛。牛鬼蛇神之說。蜃樓鯤市之談。聽者反認爲奧妙精微。其不致頭頭撞網。脚踏空也鮮矣。世人易爲異端籠絡者。千潭一印奚獨算命一端爲然乎。惟有據事以斷。因其已知之理。而益審之。則物格知至。可決於片言。任彼遁辭詖說。五花八門。祇索付之逍然一笑而已。此輩何從售其贗本耶。

夫推年月日。始於唐之李虛中。推年月日時。始於宋之徐子平。言命者以干支爲憑。合爲八字。亦思干支何自始乎。蓋昉於唐堯之元載。通鑑前編。本經世歷。定爲甲辰。竹書紀年。則以爲丙子。路史。則以爲戊寅。山堂考索。則以爲癸未。其

齟齬如是。是則今所據之干支。其爲此干支與否。未可知也。而謂人之命在是。據此推測。惑孰甚焉。

本朝方爾止。畫四壬子圖。繪陶淵明、杜少陵、白居易。自執詩卷。請教模蠡鑄島之濫觴。固不足責。然彼殊未諳考據耳。果明知干支之柄鑿如。是當付此圖於一火。

宋稗類鈔載洛陽一老人。八字與文潞公符合。而窮達不同。挽日者推之。日者不解其故。疑爲南北之分水陸之異。務爲騎牆之說。以圓其謊。算命之伎倆。固爾爾也。宋人小說載蔡京八字爲丁亥壬寅壬辰辛亥。與東京鄭粉兒子干支并同。可知世界上無日無時不生。亦無日無時不死。其間貴賤賢頑。干支相同者難更僕數。彼算命者將何術以處此。

中庸云。『居易以俟命。』孔子云。『見危受命。』子夏云。『死生有命。』康誥曰。『惟命不于常。』是人命必有主之者。猶一家之人。受命於家長。一國之人。

受命於君主。誰能預爲算定。祇此惟命不于常。一語可知。卽有命。固不能算。非若日月交食。五星凌犯等事。有一定推測之法也。

君子之於命也。平居則順受。以俟之。臨難則委曲。以授之。見幾而作。斷不能先事而知。今之瞽者。每賴占卜。算命爲生。豈天下之無目者。皆能先知耶。抑亦不盲者深喜問道於盲耳。殊可怪也。

世之中。腦熱怪病者。欲求富貴利達。不圖實踐。惟結想妄誕。之是務。極力研究。八字。慕其事之所。不能冀其遇之所。或有其與。尋詩入醋甕中者。蔑以異。不獨昧於素位。而行之道。且失權衡之靈性矣。烏足與言格致乎。

風水篇

古人造屋築墳所言，方、向、風、水，原取其相稱相宜，并無休咎之說。後世營求富貴，無孔不鑽，好巧之徒，遂因山水之形勢，捏造吉凶，投其所好。於是夫堪輿家出，宋司馬溫公及趙汸等皆罪其誣造化而誣生民，欲焚書以絕其術。（詳唐荆川稗編五十八卷內。）但祇言誣謗二字，未明揭所以誣謗之罪，被惑者必在疑信參半之間，縱焚其書，不能盡絕其術。余爲熄邪說起見，不能已於言也。

風水要領，不外兩端。一係山之形勢，一係人之骸骨。

其言形勢也，如某山有龍虎形，某山有蛇蝎形，人因其果然逼肖，信之不疑。獨不見雲霞之狀耶？如奇峯如飛鳥，變幻無窮，比之山水，雖虛實不同，而天然之形勢，則一。又不見樹木之形耶？如蟠虬如怒龍，各具骨格，比之山水，雖大小不同，而天然之形勢，則一。雲霞樹木，無降福降凶之神通，獨山水有之，憑何證據？而造謠若此，試觀五金八石，雖一拳之大，以顯微鏡測之，其中之孔竅，甚多豈。

高山大地而無天然空穴乎。有冷熱燥溼之不同致赤白青黃之各色生植之物往往如斯。豈青山綠水而無天然文彩乎。峯巒環抱隨步易形乃術家借紓迴曲折爲眞脈。眞龍借左右包裹爲眞山眞穴。借穴中之熱燥爲得氣之生。借土色之赤黃爲得形之正。房屋之方向亦然。某物衝犯主家長刑傷某向無情主家庭消敗。若此胡言不一而足。夫形容爲人之表面。似乎較墳墓房屋關係尤深。然富貴者不能因愁容而卽卑辱。貧賤者不能因喜色而卽尊榮。獨不見梨園子弟粉墨登場時而忠奸時而妍醜。可知外觀之形態可任意修飾與吉凶毫無轍輶也。以最親最切之本身外形尙無吉凶則身外之墳墓房屋亦何足論。土木之興合形式者爲美。不合者爲陋。不過爲娛耳。目計與衣服車馬等物同斷不能因美而生吉。因陋而招災理甚著也。乃蚩蚩者竟以吉凶禍福叩之。無稽之風水。白鶴之徵祥也。青鳥之集異也。年神向首刊爲專書三合四衝創爲謬論。是豈第誣謗已哉。此其一端也。

至於骸骨乃朽腐之物更無靈驗夫父母之心孰不願子孫之賢後代之昌然丹朱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聰明睿知如堯舜尙不能以聖德襲其子孫矧死後無知無覺之枯骸有何神力反能蔭及後嗣乎況夫葬者藏也孝子不忍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今乃拘於陰陽禁忌未葬者必遷延以擇穴既葬者乃營兆以邀福非中地師淫瞽煽惑之術何以致此術書言風水之響應有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之說引爲父母子孫骨殖庇蔭之驗按山崩鐘應實爲聲學之權輿泰西之造無線電其研究之根源實係此理與風水之說絲毫無涉夫上古嘗有不葬其親而委之溝壑者後世生生不已豈溝壑中皆子孫興旺之龍穴耶陸次雲峒谿纖志載婺嶺遐黎寢倫絕理父母過五十則烹而食之云葬於腹中謂之得所而後裔蕃育繁於禽獸豈臍腑中亦瓜瓞縣縣之吉壤耶且鄉風各別葬法不同有天葬鳥葬者有水葬火葬者有公塚叢葬者皆無需風水之士何以此方之人亦自有壽夭貧富之不齊乎彼之說曰一祖考之穴主長孫

貧賤夭亡。父母之墳。主長子百年富貴。」應於長子。長孫不應於次子。次孫則所應者。決非風水之靈矣。又曰。『左旗右鼓之山。必生武將。前嶂後屏之墓。必出文臣。』然則爲將相者。皆祖墳風水所致。非經濟學問所致耶。彼又云。『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郎。』是致身將相。非好男子不可。信斯言也。骸骨不已。無靈乎。此又其一端也。

考近時風水書之最盛行者。莫甚於雪心賦。而連篇累牘。必有福由心造之言。此預爲躲避卸責之計。以掩將來不效之羞。業此者。非自爲一家言。卽通同一氣。而弄弊亦從無一定之規。足見此術原無實據。隱行怪互相聚訟。是可焚也。

川嶽鍾靈之說。非庇蔭後人之謂也。蓋專指形身之氣質。各隨水土之清濁而言。歷代稱最精風水術者。首舉郭璞。璞蔭未及子。刑已及身。何謀人智而謀己。反拙耶。夫璞之於堪輿也。胸有成竹。目無全牛。川嶽果有靈也。當引璞爲知己。

而璞之死也。身無葬所。是最不靈者。莫川嶽若最不智者。莫郭璞若。而讀璞之書者。胡猶斤斤於庇蔭之說也。

生事之以禮。葬之以禮。人子於父母所當盡之大事也。乃若以父母之骨殖公然暴露。以待爲圖利謀財計。且有屢次遷葬。以擇吉穴。忍心害理。莫此爲甚。此司馬溫公所由深惡而痛絕之也。

術師貪小利。以媚人信從者。貪巨利而受人之媚。每有利令智昏。結訟成仇者。悲夫。自青烏之術。售使死者。果有靈也。百族之子孫。方奢望於世間。羣姓之祖。宗當環泣於地下矣。

今之編氓篳戶。亦累累然浮攢淺厝。非風水害之實。富家害之也。富家崇信風水。挾重資以求佳地。地蛇山蠶。百出其術。以相欺。遂使尺土寸泥。槁壞珍如拱璧。彼貧戶既無買山之資。且習見夫紳豪之矜式。鄉井者。猶山積其若祖若父之柩而不葬也。以爲吾儕固無責焉耳。嗟夫。崇信風水者。自居於逆子之列。而

且絕人以孝子之路是非可殺耶。

古者葬不擇地周禮「墓大夫掌邦墓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晉有九京漢有北邙凡國家墓皆萃焉後世風水之術行山田之寬濶者皆爲豪家所佔如七寶樓臺折無片段遇有餘地廢畝或立之石或植之樹以爲觀美尚有零泥碎土留讓他人耶此無他地域之圖廢而族葬之禮湮也。

粵人溺於風水妄思趨吉避凶既葬其親復出諸土水之火之兵之瘞骨以鐸移葬他處名曰翻金罐黃霽青太守作詩以警之其詞曰「翻金罐何其愚風水不知有與無爾祖爾父生何辜死後窶壞不得安其居百鎰延堪輿千金買山地坏土猶未乾掉頭旋復棄發邱斲棺析骸骨何異狐狸更孤搨子孫忍爲盜賊行富貴焉能畀凶悖美哉金罐藏諸幽夜來鬼哭聲啾啾牛眠吉壤如可求又有覬覦人巧偷一噫三復斯詩信風水者可以返矣。

祈禱篇

凡事求之以道曰正道。求之不以道曰左道。正道足感人。左道足惑人。感之與惑字形相似而理解大相懸殊。格致之學不明。虛妄之事雜出。無怪乎道其所道而羣趨於惑也。

煎湯覓雪蒸沙求飯此必無之理。世皆以爲誕也。然雖十倍百倍其誕始作俑者。簞鼓其詞繼之者明知其誕而不之斥。再繼之者疑信參半而受其欺。於是乎背道以求者舉國若狂矣。此祈禱之事所由盛行中原而未有艾也。

世俗所稱祈禱者厥有數端。一曰晴雨之禱。一曰疾病之禱。一曰祈子。一曰祈夢。許子曰此數者而可求也。雖拳匪之妄吾亦爲之。

氣候不齊雨暘失正爲國家豐歉所關古乃有祈禳之法。然傳其名不傳其意。所以先王之學術一變即成異端。究其首惡皆由佛老兩家。佛以戒殺斷葷爲善。果老以呼風喚雨爲神通。故晴雨失時有司必先禁屠沽不效又繼以法官

妖道搭臺設座敲磬鳴鉦如演大劇甚至以犬血活人爲法物以召魔遣將爲大典或曝偶像於廟庭或繪旗旛以星斗殊不知木偶雖煅煉成灰猶不能激其威武豈一曝所能致效乎地球亦行星之一晴雨關於地氣與他星無涉豈繪之遂能致雨耶

尤有謬者城市鄉村俱設龍王廟平時供獻不絕旱與澇均往禱之禱而不應卽迎神賽會效而後止各寺觀皆誦經懺佛寺門大書特書曰『叩天祈雨』或『叩天祈晴』四字以顯其福國佑民之目的獨不思佛乃已死之人泥質而金裝龍係鱗蟲之長春起而冬蟄何能司晴雨之權若謂叩天而所供所禱者則又非天徒借天以爲掩飾耳若謂佛能救苦救難三洲感應何以平時已竭誠供奉尙有此災豈佛亦如今世之貪官汚吏不時虐民以詐財物耶左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庭』當時非之吾獨以爲不可無此舉也

董仲舒求雨篇有祀戶決橋聚蛇埋骨以及紙龍童舞諸法術則備矣毋乃同

於兒戲。周禮以醮燎祀雨師。注疏家以爲雨師卽畢星。此蓋本於月離於畢之說。然塊然列象必無驅策雲雨之能。則畢星非所當求也。搜神記以商羊爲雨師。夫天將雨則商羊舞。亦猶爰居知風。螻蟻知雨之智。而謂能布散神漿也。則何不以爰居爲風神。螻蟻爲雨神乎。

春夏多雨。秋冬少雨。地球熱帶多雨。地軸兩端無雨。時之寒熱不同。則氣之薰蒸有異。地之溫冽不齊。則氣之燥溼有別。積雨多寡。由是而分。左太冲賦。潛龍盤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羅浮山記。『淵有神龜。人穢淵卽澍雨。』華陽國志。『天有井故多雨。』列子。『赤松子爲雨師。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此等離奇。惝恍之談。儕諸夢中囁語可也。

元初浙江錢塘縣鄉民謝四溺死。好事者託名封號爲『金龍大王』。後人踵事增華。旱澇一來。卽醵資迎之。巫覡前導法師。後隨男女交錯。塞巷填街。此風至今未熄。甚哉惑也。夫天道無言。而萬物亨久晴必雨。久雨必晴。物極而變。循

環之理。乃錮蔽不開。必歸功於龍王神佛。且崩角摩頂。以求溺鬼。使溺鬼皆可爲龍王。則古者懷山襄陵之巨災。稱澤國龍王者。不幾以千萬計耶。

成湯禱雨桑林。以六事自責。頃刻之間。甘霖千里。古聖王盛德感天。或能致此。後之人不能默體其禱之心。而實踐其禱之跡。且舍天而不求。竟求之無稽。之龍神佛老邪。正是非竟不能辨。此與日食月食伐鼓救護者同一食古不化之病也。

至如疾病之禱。子嗣夢寐之禱。雖較之祈晴禱雨爲害尙小。然其荒誕無益。同爲智者所痛斥者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邱之禱也久矣。』夫孔子千古唯一之哲學家也。豈崇信虛誣之術。不過婉言以答。子路耳觀其病閒。乃曰。『久矣。由之行詐也。』則禱神之詐。固聖人之所惡也。周公以武王之疾。植璧秉珪。告於太王。王季文王悌友之念。迫於中。乃有此舉。所謂一片血誠也。後世烏得竊爲口實。

姜嫄履帝武而生后稷。徵在禱尼邱而生孔子。鑿鑿見於經傳。後世於是遂有
祈子之事。封氏聞見記載。雍邱婦人多於孔廟祈子。且有露形登夫子之堂
者。一夫古帝王賢聖立不世之業。於人間者後之史冊每斑點其誕生之異。以
膾炙人口。蓋欲後人記念不忘。特爲此語。此著作家之通病也。不善讀書者。乃
迹其草蛇灰綫。引爲確據。婦女因而信之。奔走拜跪。襲瀆古人。成爲劣俗。吁可
怪已。

晉侯夢大厲。披髮及地。不得嘗新。重耳夢楚子。伏已棘脣。遂獲大捷。左氏信筆。
滑稽可謂善說夢矣。孔子云。『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此想像之夢。非真夢。
也總之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待祈也。後世以虛幻爲眞。詮以鬼神爲感。召如
杭人於于忠肅公廟。祈夢蘇人於況太守廟。祈夢京師於二相公廟。祈夢二相
公者。子游子夏也。二賢掌夢。不亦奇乎。此等劣風爲民上者不可不禁。

夫古之善禱者。莫過於梁武帝。捨身佛寺。誓以鋪麪終其身。卒之。侯景揭竿鼓

聲動地紙鳶繫詔援兵不來僥佛求福而反得禍殷鑒不遠後世君子尙忍言。
祈禱乎。

禳醮篇

醮禮始於冠婚。乃教訓子女之典。後世廢而不行。佛老家遂竊取其名。以爲法壇之總號。

嘗見地方偶遇火灾瘟疫。則召僧集道。設壇建醮。以禳之。不揣災之所由來。又不問禳災之人。向誰禱祝。捨其本原。徒求熱鬧。不過爲香花錢鼓之劇場匪特。災未能禳。且轉以速災。何以故。燈火達旦。燒符焚祝。叫囂震耳。偶有不慎。回祿繼之。瘟疫多感冒穢氣。蒸爲腦熱病家。以養靜爲第一法。乃不求醫藥。而轉以鐘鼓嚎叫。亂其神硃符香灰。速其死是亡羊而復撤牢。見兔而又嗾犬也。夫吉凶福福人事居其七。天命居其三。是故古來大德之帝王師相顧。諭天之明命。遇有災祲。必返躬自責。所以往往爲天心所眷。而求無不應者。試觀烈風雷雨。弗迷者舜也。不禳災而灾亦弗害者。迅雷風烈必變者孔子也。鯉之死廄之焚。畏於匡圍於陳蔡。屢膺憂難。初未聞用羅天大醮三寶法壇。蓋聖人誠意正。

心險阻之來早有權衡在握不肯爲此無益之舉動也

鄭裨寵請以瓘斝玉瓊禳火子產不與卒不復火可知諂神媚鬼之術僥倖求免災患達者所不道也裨寵之孟浪談天與蜀之謙周正復相似子產却之誠快事也

吳之吳範後漢之郎顗李南郎宗北齊之權會諸人皆以風角著名其言曰卒有暴風當得大火鑿室暴風禍必及婦又云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不有火灾必當爲旱於是夫遂有禳風之法夫風之爲物長養萬物鼓動八埏黃帝有相風鳥周公作相風竿祇以驗方位審向背未嘗涉及休咎也而謂禳醮之術可以反風不與子虛鳥有同一例耶

史記越世家載陶朱公中男囚於楚莊生爲見楚王曰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唯修德可以禳之一夫星宿之害莊生既可信口妄造卽此一端祈禳之事不待辯而知其誣矣自古人之言星宿者百變其說後世祭禳之術日益求精

遂有設壇打醮張燈代星拜跪不休以求北斗之延生者殊可笑也。

青詞爲醮壇請禱之詞明世宗朝大臣詞臣悉從事於此以希天眷相傳夏貴溪作一聯云『揲靈蓍之草以成爻天數五地數五五二十五數數生於道道合元始天尊尊無二上截蟹竹無之筭以協律陽聲六陰聲六六三十六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帝統萬年』夫古人之禮尚修德責己後世言禮乃諛詞譽己俗之愈趨愈下不可勝慨然以虛誣之事舉朝習之足見當時政府之黑暗雖詞句工穎徒留爲後人笑柄耳今之好弄筆墨者亦喜巧譖祝詞雕琢歌曲以爲醮壇之用僧道迭相鈔襲鳴鐘擊鼓橫簫擣笛高唱無忌是亦青詞之流亞也。

總之禳醮之事無非利令智昏藉消災之名爲斂財之計其坐收厚利者僧道是也爲首歛錢者土豪是也妄求保佑者鄉愚是也若輩合而爲一倡和鼓舞謬妄相沿不可殫極至若病時之巫歌酌獻野祭呼魂死後之擲瓦掃房出殃

接煞尤爲乖戾不堪嘗見鄉間此舉燈燭如豆哀歌如鴉法師獨僧行神巫偷餌每有陰森之氣逼人毛髮鳴呼同在光天化日之中而學此牛鬼蛇神之舉殆今世新名詞所謂怪現狀者耶

持齋篇

齋之說自古有之。古禮有致齋、散齋之名。致之謂者，致精致明，以齊其心志。散之謂者，不歌不弔，而變其服食。古人洗心滌慮，減味易服，以表安命，修身之深意。其所云變食，止於不飲酒。不茹葷，凡犬豕牛羊之肉，不在禁例。周禮鄭康成注可証所云不茹葷，僅有大蒜一種爲葷。菜凡葱韭等，俱不爲葷。說文解字可証此三代以上之齋也。

今佛氏之齋，欲持與否，聽人自便。其所謂齋者，既斷魚肉，又禁葷。辛查五葷起於道家。五辛見歲時記。釋教東摭西拾，易其名曰「吃素」。素之字義與齋大相懸殊。此佛氏自創之典，非古人持齋之意也。

近世愚夫愚婦，奉爲金科玉律者，有斗齋、月齋、六齋、八齋。有初一十五之齋。有三官觀音準提眼光之齋。又有短齋、長齋、胎裏齋、雷公齋等。不可勝舉。叩其宗旨，則有二義。一爲殺生害命，報在輪迴。其言曰：「今世吃半斤來世還八兩。少

吃一日葷少還一種債。一次爲求佛慈悲增福增壽求神庇護消禍消災。雖所持各異其名。總不外此二者之說。與古禮之齋名同而實異。夫齋戒爲存誠而設。原爲美德。唯戒葷茹素立法既殊宗旨。又變則美德已淪於異端矣。君子何取焉。

村愚孤陋寡聞虔誠持素井蛙之見無怪其好心誤用名哲。士夫動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何以存心養性。竟不知名教中有一定之成規。齋之與素葷之與辛。尙不能辨。而猶以博雅自矜。所謂端本清源格物明理。其道安在。夫禮與時爲轉移。若古禮不宜於今。猶當修之革之。儒者之責也。乃不特昧於古禮。而且妄謬相沿馳逐於異端報應之說。甘入羅網。不知其非。是直村愚之不如耳。此輩通人恨不得鄧彌高據中筵而痛罵之。

如是我聞釋教亦有不持齋者。張獻忠強破山和尚食肉。破山曰。『公不屠城我當食肉。』世以大功德稱之。唐僧人有『但願鵝生四腳鼈著兩裙』之語。

人以爲老贊。余獨以爲豪爽。又某僧傍伽藍作薪煮狗肉。有句云。一狗肉鍋中。還未爛。伽藍再取一尊來。人以爲貪饑。余獨以爲灑脫。證之明達君子然乎否耶。

曲禮。『喪有疾飲酒食肉處於內。』夫歎粥深墨之時。猶不忌酒肉。況安居樂道而學空門。衲子拜佛持素。是自尋苦惱也。於古人之禮。既不相宜。於衛生之道。亦大有礙矣。

朱子云。『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其思慮之不齊也。』古人減食易服。以表率精神。又慮太過。必能傷身。故惟戒酒禁蒜。合乎中正。其衛生之術。何善如之。况夫狗彘鷄豚。專以養老穀與魚鱉爲民人日用之需。使佛氏戒殺之說。遍行國內。之人專食園蔬。白叟黃童。面皆菜色。不特國民化爲餓莩而畋獵既禁。一毛不拔。將使虎豹繁生。豺狼遍野。圓顧方趾之族。盡膏牙爪矣。率獸食人。莫此爲甚。方今列強環伺。之秋。保邦之道。首在強種。茹素之風。猶不急籌。變革國甯。有

强民乎。

海然

六十六

念佛篇

佛爲道非善。原佛篇已痛陳之。其流害中國。罪難擢髮。尙未詳言也。今卽念佛一端。以充其惡。有足令人痛心疾首而悔不早闢之者。

佛氏勸人不絕口念『南無阿彌陀佛』。其主義則以爲可往生淨土證果。蓮花擯棄十途超越三界。老幼男婦迷其說者。往往手持數珠。(按數珠見於庶物異尼珠乃引接下根奉果修業之具也)口宣佛號。朝朝暮暮。樂此不疲。以爲修身之道。莫大乎是。近來西方國土。按圖而索。瞭如指掌。一葦可杭。計日而至。淨土蓮花怪誕不經之說。早已敗露窮寇。莫追母庸多辯。夫『阿彌陀』三字無論譯爲何義。不過佛之別名。『南無』二字乃投誠歸順之意。佛非我之君王。又非我之父母師長。何以擅自投誠歸順。此卽不應念之大公理也。

漢揚子雲法言與經書詞義亦頗吻合。以其學無根底。品亦不端。故從無家絃戶誦之者。今品行不端之人。莫甚於佛言。無根底之學。莫甚於佛經。而梵唄宣

揚徧於陬澨。楊朱墨翟之學盛行於戰國時。自孟子斥以無父無君後。世遂無讀其書者。楊墨之道雖曰背儒吾披覽其篇牘。尙無齊東野語獨至於佛無父無君之罪百倍。楊墨而連篇累牘。狗吠驢鳴不堪入耳。傳誦之者乃較經書尤普此世界大不可解之事也。

夫以數萬里外黑暗之蠻方數千年上老死之餘臭無情無義無德無功。猶扶老携幼拜其偶像念其名號豈真爲死後計望其引入西方耶。夫欲入西方何須念佛生人可往何待死魂所謂西方極樂者天禍其國早已爲英附庸過其境者覩其氣象愁慘風俗澆漓祇令人悲增忉怛耳。男則以奴隸爲業女則八九齡便嫁喪心敗行至於此極西人編印度十九世紀指爲風俗之衰無可挽救是遍地濁土也。何淨土爲是極悲世界也。何極樂爲古人有知此者爲之詩云『死後定爲惆悵鬼西方依舊黑濛濛』采風者可舉而箴世矣。

釋氏之經前漢已有魏畧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

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考浮屠主義。雖十惡大罪。苟念佛號。佛力無邊。必來赦宥。後世相傳。遂以念佛爲逋逃。數樓攻媿集七十九卷。載『一縣令公退以貫珠念佛。其叔見之云。汝欲爲佛耶。曰然。叔曰。汝既做了知縣。尙想做佛耶。』冷語刺骨。固足以警貪婪。然亦足徵佛教之罪不可道矣。微論佛無赦罪之神通。卽有之是亦獨夫受之類耳。先王以神道設教。懲惡人也。自浮屠氏出。開惡人以往生之路。無論寢倫悖理。邪盜奸淫。念佛一聲。冤愆盡解。使中國而無王法。此輩任意橫行爲害。豈有極哉。

夫佛之生前。與人同類。佛之死後。與鬼同羣。口口聲聲呼之奚益。後世沙門。亦有明知無益。謂念佛誦經。不過口頭禪者。於是盡變方針。掃空一切。直談心性之學。自詡明心見性。立地成佛。究皆捕風捉影。說有說無。與敬愛修身之旨。大相逕庭。且謂見性後戒可破。律可犯。舉觀世音化身爲鎖骨菩薩。婬院爲娼。以證此又念佛入於魔道。捏造污穢。以爲高明者。求高不得。而卑汚更甚。求明無

術而昏昧愈深虛張捷徑而自欺欺人之罪愈無底止况梵唄既爲口頭禪衆悟獨非眼前花耶

且念佛之支派千歧百出荼毒中原不僅浮屠氏一家也一變爲無爲教再變而爲白蓮教大成教慈團教白衣教禮教黃教一炷香黃天道等名目層出相傳有正宗五宗旁門七十二之說改頭換面翻新出奇擅行自主甚而揭竿暴動嘯聚萑苻吞刀吐火煽亂潢池究其首惡佛實爲之罪魁功令森嚴緝捕此獠誅不勝誅聚之則爲盜匪散之則仍爲念佛之徒殊可慮也夫小醜跳梁固不足責獨異乎世之明哲保身斤斤自愛者流亦隨波逐浪諂佛呼名恬不爲怪吾恐過渡時代兵燹繁興巨礮一轟炸彈四起於斯時也所謂百千萬億佛恒河沙數佛者皆呼喚不靈此輩而不血肉橫飛骷髏壅粉者鮮矣

燒紙篇

慎終追遠事亡如存此子孫不忘祖父之孝思因情而舉事因事而成禮自初沒以至掃墓情節甚多禮儀不少終未聞有燒紙之說者今人以訛傳訛舍古禮而不由轉以異端邪教爲法不亦惑乎

古者親友死或贈或賄或弔或唁或輓或襚非助以衣食錢幣卽慰以語言文字否別躬詣其家助襄其事亦合『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義今也不然僅以弔紙爲不可缺之禮夫弔爲安慰孝子之謂孝子豈非人乎安用此紙錢爲孔子師表萬世當日以左驂爲弔以麥舟爲弔旣爲孔子之徒何得背先師之法不以生人日用之物爲弔甘從佛氏邪法以紙錠紙錢爲弔耶自弔喪以至送殯上墳諸大事必以燒紙爲首務意義何居

尤謬者世有能行古禮以杜門盡哀爲主義不徇延僧燒紙之俗者則鄉鄰共以不孝責之見有老而無子者則嘆曰『可憐死後無人爲之燒紙矣』流弊

若此言之痛心。

夫人同此肉體無食則飢無衣則寒無銀錢則困頓故衣食銀錢爲生人所必需之物至於七尺之軀已成僵石髑髏一具與土爲鄰靈魂無形冷魂四散殘羹冷炙尙不能馨阿堵孔方又成甚用真銀錢且無所需况贊者乎况贊者而目燒成灰乎。

考造紙權輿於漢三代之先有銀幣而無紙錢造端於唐唐臨冥報錄謂寄形象於紙也晉漢之先未嘗以紙爲錢果使死後需錢試問自渾沌以至秦漢之人死後將何度日。

佛氏言預燒紙錠紙錢謂之冥資寄於地獄之庫以備死後之用人多信之是人子於親之死不論生前之有罪無罪早決其鬼之必入地獄矣信佛氏無稽之說竟納其親於罟獲陷阱之中平心而論不孝孰大於是且冥間無寄書郵誰實送之冥府無布政司誰實納之九幽之下既事事需錢則貪官墨吏必多

苟盡攫而取之死者。不又爲飢寒之鬼乎。此事之必無理之可駁者也。

匪特此也。更有極可笑者。名山進香。紙錢盈載。云以酬神也。人家值喜慶年節。神前獻願。必彩畫神佛之像。加以黃阡。卽黃色錢紙。鏤鏹。擲地焚之。烈焰將熄。瀝酒數滴。拱揖而退。奉行者毫不爲怪。豈卽佛家火葬之法耶。夫可以敬神。卽可以敬父母。何以歲時伏臘。子孫不燒祖父之容。可以敬神。亦可以敬先師。何以春秋丁祭。紙鏹不燒。孔聖之前。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二者必居一焉。

貪墨受賄爲王法所不容。然吾聞苟苴。進於暮夜矣。未聞以白晝行賊也。今者青天白日三跪九叩。百媚俱生。黃白之鑑公然獻於冕旒神像之前。神則公。然受之而降之。以福聰明正直之謂。何不問爲紙。卽此贗銀僞鏹。亦難逃明珠薏米之疑矣。

官衢大路任人通行。阻撓訛詐者必行拿究。今出喪之家。先有一人前行。手執紙錢沿途撒放。謂之買路錢。夫買路錢者。草寇地棍截劫財物之間題也。豈神。

道中亦有神棍耶。

或曰古人焚帛今人焚紙事亦相同殊不知焚帛之典昉於古禮柴望秩于山川柴望大告武成周禮升煙燔牲首之類表其誠敬之心本無別用與冥資之解大相懸絕雖古禮固當損益而魚目何得混珠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象人者不可用象金銀者獨可用耶。

夫助喪之禮爲親舊應行之事既可以盡人情又可以濟不足一有燒紙之俗自送死以至終喪惟紙錠一掛黃阡一股便爲弔禮一撮飛灰毫無補助喪家之處况夫修身貴乎實行戒惡懼有後禍一有燒紙之事爲不善者自以爲多獻冥資便爲功德罪孽雖多消除亦易僥倖之心生無窮之禍害人心術莫此爲甚。

生不能點石爲金死獨能以灰爲寶豈鏐錠之灰異於別物之灰耶假銀不能用於陽世殘灰竟可用於陰間豈人見之爲紙爲灰鬼見之爲金銀耶果爾則

鬼當爭取之。何以紙灰尙存。陽世耶。抑吾又聞之。鄆都午後閉市。相傳不閉。則所賣之錢。食頃必變爲紙灰。齊諧之說。固不足信。信世界之大也。豈獨鄆都一縣。有鬼市乎。鄆都之市。一閉。則鬼當無處購物矣。紙錢。不。又。無。用。耶。總。之。異。端。惑。人。不。淺。此。而。不。禁。則。一。切。虛。無。詐。僞。之。行。未。必。不。借。端。而。起。杜。其。漸。防。其。微。身。任。移。風。易。俗。之。責。者。請。三。思。之。

人海燃犀

七十六

超度篇

佛氏鐘鼓問答。內言『梁武帝因誌公而見地獄之慘。問有何法可解。誌公對曰。鳴鐘一百零八能除百八煩惱。』至今各菴觀寺院俱遵行不改。台州歌云。『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共成一百八。』紹興歌云。『緊十八慢十八六徧湊成一百八。』或謂取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準一歲之義。或謂取天罡三十六地煞七十二之數。能超度九幽之靈魂。相傳中元開盂蘭會。名曰普度。少則七晝夜。多則四十九晝夜。判斛焚符。念呪施食。只用九連環錫杖。着地三築。地獄之門即開。冥魂齊來赴會。又說召請者非冥司之魂。係無主孤魂。流離失所。靈呪一念。雖萬里外關河隔絕。亦能聞聲飛度。一時俱集。說雖不同。總不外超度二字。

地獄之設。所以罰惡。卽據彼妄言。亦有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十殿閻摩等司其事。倘使鐘聲百八苦惱。卽除杖頭三築。獄門卽破。今日之鳴鐘者。朝朝不絕。

作佛事者時時皆有獄內之煩惱既銷獄外之宴飲不歇是時地獄之福遠勝於天堂罪鬼之樂百倍於人世所謂幽冥主者無所用其風行雷厲之權黑獄刑官無所施其鍛鍊周內之技矣

自世界有鐘磬坎頻轟而鬼更驚心動魄如聞炸彈矣自禪門有杖貔犴屢破而鬼塉東奔西走補葺不遑矣許子啞然笑曰曩者余未讀格致之書不解大地何以震火山何以裂也今乃知震於寺鐘之敲而裂於禪杖之築也

夫善惡褒懲冥漠中自有主之者豈鐘聲錫杖卽能假囚鬼以自由期地獄於刑措乎果爾則佛氏之神通廣大法力無邊能設施於地者必能設施於天能運動於暗者必能運動於明何不使日月星辰懸於中天萬古永無黑夜又何不使四時和煦嚴寒酷暑盡轉陽春此而不能也則共見之象有定之時且無術轉移而謂能鼓盪幽冥破除鬼趣誰信之耶

釋氏接引之說害人不淺使盡人信有超度一切任情肆意之事無不敢試敢

爲以爲人生數十寒暑耳斤斤自守胡爲者奸宄則奸宄矣劫掠則劫掠矣生前既倅逃王法死後則全賴佛威設多次道場延多數僧侶鐘聲佛號法鼓金鏡嘈嘈不絕大聲疾呼而吾不依舊爲無遮無碍之鬼乎

梁武帝既能因誌公而見地獄又能因鐘聲而除苦惱則誌公者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能以精誠致魂魄者也何以侯景之圍誌公袖手不施一法聽其餓死臺城其術之真僞不難立辨矣梁荀濟表云「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語至痛快乃至今尙有設壇而拜梁王懺者殊難索解此外如金橋銀橋紙船水燈焰口等名無非小民之蠢愚未啟僧徒之誘騙無窮尤不容不革者也

朝廷所給僧人之度牒俱寫囚僧若非國家明正其罪斷不肯以囚字辱之此名稱其實若桀紂幽厲百世不能改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彼既不能去自己之囚名而大言不慚能去冥魂之囚具誠顏厚無忸怩矣

人海燃星

八十

脩煉篇

裴晉公曰。『雞。猪。魚。蒜。逢。著。便。吃。生。老。病。死。時。至。卽。行。此。妙。法。也。』自古以來。血肉之軀。不能以無死。達者不慮死。而行必以正。不達者怕死。而思入於邪。結想陸離。造謠雜出。神仙之幻。印於腦。丹汞之術。醉於心。於是乎吐納導引之書。盛行而修鍊之問題起。

世所傳神仙之說。率皆模糊惝恍。怪不誕不經。如麻姑之攢米成珠。盧生之借枕得夢。湘娥鼓瑟。秦女吹笙。書生或入於鵝籠羽士。或飛夫鳬鳥。撰丹房玉局之奇狀。紫府清都之紗。神情離合。趣味詼諧。讀其書。談其事。足以引人入勝。而不知其非無怪夫。不凡之士。遁世之儒。受其陷溺。結廬深山窮谷之中。思觀薦子壺。公之侶。探石腦。服松脂。列九三之鼎。排六一之鑪。燒丹七飛鍊石三轉。以爲長生不死之術。在是矣。然而吾聞其焚身於鉛汞矣。吾聞其葬骨於虎狼矣。未聞其星冠羽佩跨鶴而朝玉京也。

前代楊廷筠京兆會論老氏之學。謂其淺而易見。略曰。『煉取三物。近在人身。何得作假。一也。藥物房中。理既不正。事亦不驗。難以混騙。二也。蓬萊弱水。既在方輿之内。又指不在萬國之中。究其端委。無從掩飾。三也。秦皇漢武求仙不遇。人所共知。仙籙仙符。明係僞造。難施變詐。四也。人君求而不得。公卿以下。無從點綴。宋真宗之天書。道君之靈素。雖極意恢張誇大。不能以假亂真。五也。』楊公明哲之士。見識深沈。其斥老氏之詐灼於犀照矣。而世之貪心不已者。往往借內丹以掩飾外丹。又假外丹以枝梧內丹。殊荒謬已。

悟真篇云。『拔宅者八百餘家。飛昇者三千餘人。只服金丹一粒。化凡骨爲金剛不壞之軀。』並引軒轅騎龍上昇之說爲祖。無論軒轅生於古初。歷史多湮沒不可考。騎龍上昇明爲好事者之附會。卽其所云金丹者。不知開何洪鑪。用何藥料。而僅煉此一粒者。又能服三千餘人。又不知八百餘家拔宅飛昇移居何處。天上神仙。豈無玉宇。而尙用人間之木樓瓦舍乎。人服金丹而

生翼宅將服何物而奮飛耶。

夫書之左道者莫甚於東漢魏伯陽所撰參同契箋釋補遺代有羽翼而注解則拉扯生紫陽之名號使後人不敢議其得失可謂狡譎之至矣夫大道爲公豈因紫陽注解而卽是不注解而卽非乎其言曰「金液大丹與釋家舍利子儒家無極之英異名同實」又云「刀圭人口人化爲仙飛形拔宅與天長年」此等援儒入墨肆無忌憚之言未必果爲紫陽之筆况紫陽之祠墓現在人間何嘗有拔宅飛形之事又所引歷代修仙之人如淮南王劉安等非受罪以死則疾病而亡求享長壽尙不能得書之僞造卽此顯然惜乎出秦火之後夫人之生也有二有有形者有無形者有形者身心是也皮毛筋骨血肉臟腑之類皆與焉總名之曰「肉身」無形者性命是也凡知覺運動思想德行之類皆與焉總名之曰「靈魂」心統於身非靈魂結合之必不能明理達道性由於命非天降衷之必不能從無而自有凡論身心性命之學者此其綱領也

有形之體。有始必有終。繫辭云。『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於息矣。』天地且然。而况人乎。大禹云。『生寄死歸。』孔子云。『朝聞夕死。』洪範五福內之。『考終命。』凡此皆示人以吾身之必死。惟有靈魂與身俱來。不與身俱沒。此其指趣也。

天地之物必有生殺。春生秋肅。夜晦晝明。天實主之人。唯有因時制宜順受其正而已。故雖至聖大賢。必不能用人之力。使枯草復青。冷灰再熱。吾身亦萬物中之一耳。溯其材質。出於父母。而五官各有專司。四體各有能力。人心各有靈魂。此造物之所以爲大也。

旣知吾身爲造物所生。而欲矯揉造作。洗髓伐毛。易筋換骨。是天工可以人代。而奇形怪狀不難。任意爲之矣。何以縮地千里。徒託空言。胡不化兩脚爲飛車。騰雲萬仞。徒工曉舌。胡不化兩臂爲勁翮。無造物之大才。而具修物之能力。吾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今左道旁門之術乃有以採戰爲長生者謂採陰補陽爲摶鍊內丹之無二法門嘗見闔閨子惑其術每不惜囊金購求靈藥廣置姬妾晝夜鑿戰卒之內丹未成療疾已作乾癟致死盧鵠莫醫夫採補之說不過登徒子之造謠耳不修寡欲之功反作此污穢之行而謂神仙由是成也不亦欺人之談乎相傳唐舒州刺史張懷肅左司郎中任正名皆好服人精明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以爲修煉內丹之藥豈第採戰爲荒謬哉

膏粱者多弱貧賤者多強聞有無恥者流煉成臂腿代受杖笞雖遇酷刑毫無畏懼南方呼爲竹山北方呼爲搗剝恐金液大丹尙未必有此效驗夫以竹山搗剝不如之法而騙人以金剛不壞長生不老是亦當以笞杖從事者也太平廣記載『有人掘唐明皇墳出其尸則髑髏一具皆化爲玉急爲掩之』說者以爲明皇服葉法善丹藥骨節寸寸化玉信斯言也明皇宜不死矣何以蕭蕭陵寢珊瑚玉骨同爲槁壞耶長生之術虛謬若此則所謂腹爲鼎鑪蒸爲

火候嬰兒。姹女返本還原者可付諸齊東野語而燒鎔煉汞製造假銀什襲藏外丹之秘本者更不足論矣。

是故窮肉身靈魂之理。卽知腹中神室等名目。無非借端編造。明有形無形之義。卽知眞汞真鉛等藥物。盡皆影響虛無悟順受因時之道。卽知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之言爲荒唐。省寡欲養心之功。卽知互用陰陽續命添油之法爲誇謬。若然神仙之膜一針挑破矣。

至若導氣舒筋推拿等法。蓋因病而施。並非修煉之道。叩齒撫胸按摩運氣等術。如世所傳十二段錦易筋經之類。與體操之法畧同。不過能轉運心血爲力。亦微道家謂能達動靜參造化。何其妄也。

生死固有命。然世有非命而死。斷無非命而生。服毒早亡。受刑橫死。展轉溝瀆。枕藉刀兵。固數數見。至於鍊神服氣辟穀延年。慕黃石公之鳥有步赤松子之後。塵大道未成丹丸。雜進求生而反以速死矣。物之品類。具有材質考化學。只

有。燼。鉛。成。粉。煉。汞。成。珠。之。法。從。無。銅。可。變。銀。砂。能。開。點。之。外。丹。唐。宋。帝。王。服。此。
致。死。者。甚。多。豈。特。明。主。以。紅。丸。斂。命。乎。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願。惑。於。修。煉。者。三。復。斯。言。

人海燃尾

八十八

乩童篇

人心之有權衡。猶行舟之有羅針。羅針一差。方向皆失。驚濤駭浪。間不爲之測。其風。差查其鐵。引捩舵。定向勢必全。舟覆沒。心爲全體之主人翁。寄其聰明於腦。稍有意外之感觸。則腦髓動搖。精神擾亂。自有妖魔之說。入於人心。虛相懸揣。妄爲畏懼。於是社鼠城狐。掣其筋絡。山妖木客。據其靈臺。若假若真醜態。百出。而心之全體。大用失矣。今世乩童之盛職是故歟。

正韻亂音。鷄說文。卜以問疑也。通典古以乩爲卜。卜師呼爲廝乩。古字作卟。與稽義同。今人以僨降爲批乩。名曰乩僨。亦曰箕僨。又謂之扶鸞。西人狀其形。以爲訕笑。其詞曰。(Yo write a claim on a table covered with dust or ashes by allowing the hand to move itself)然此不遇摹其狀以爲言。而未究其理之有無也。扶乩者。以木爲筆。而兩歧其桿。兩人並扶。名爲左鸞右鸞。先令一人在旁持誦胡言。扶者閉目凝神。無歧念。無懈骨。自棄其固有之靈。而歸依於魔道。印鬼怪之狀於眼。

簾震神僊之名於耳。鼓咄嗟之頃。晉亂睡迷。左先動則右隨。右先動則左隨。應手便書『諸神免揖。諸僊免參。諸弟子免叩。』字樣。蓋其敬魔之深而推崇之也如此。

嘗見扶乩者。僊未來之時。沙盤木筆作無數圈兒。僊旣去亦然。然則作此圈者人乎。僊乎。如以爲僊欲作字。必先作圈。則僊之寫字較人爲難。倘易沙盤以紙。不幾淋漓墨汁滿紙。皆圓形乎。余日前嘗戲改相思圈兒詞之調。以詠扶乩曰。『神僊欲致從何致。畫個圈兒替人立。圈兒外僊在圈兒裏。他細細加圈。你須細細辨。何字左一圈。疑是我右一圈。疑是你急圈兒是神僊怒慢圈兒是神僊喜。還有那請不到的神僊。把一路圈兒圈到底。』信乩僊者。毋乃啞然失笑乎。符咒之謠。余已痛斥之不遺餘力。然與乩家有互濟其惡者。吉凶問之一紙。可保平安。而乩可代卜。疾病求之數筆。卽爲靈藥。而乩可代醫。方今之謠。卜庸醫方輩出。肆毒於中原。不可勝戮。而乩家乃兼邪符謠。卜庸醫三大惡。炫惑閭閻。

無小補而有巨害好事者何其僕僕以求也

或曰。乩電術也。兩人之電合。而心思貫通。手勢互順。故能天然湊巧。乩家所云「元神會合」。卽此之故。余以爲不然。皮肉五金可以過電。木與漆則不能。乩筆以木爲質。以漆爲衣。若謂兩人扶之。其電可通。無此理也。以格致推之。或與重學稍有關涉。何也。其始捧筆靜立。心迷於魔。良久精神不支。四手不無微動。彼動此隨。此動彼隨。以隨濟動。重心已傾。而螺旋之勢出周轉。漸急弓燥。手柔毫無阻力。而大力由是生焉。彼以爲神來。其實力使之然也。况二人迷信之程度。不能平均。間有漸覺。屢鍊無神。屢圈無字者。心必先灰。乃狡而思逞。轉而愚。彼一人而假之間題出矣。畫符寫字。題詩判病。之科目。胸有成竹。一人。彼其愚。衆人受其惑焉。所以扶乩須配成兩人。突易一人。則依舊不靈。蓋術雖贊。非久。煉。不。成。功。也。證。之。理。想。家。以。爲。然。否。

僮者附鬼神於身。如巫之類。南人名曰降僮。北人名曰跳神。此術上古甚多。匪

特今日世界皆有匪特亞洲不過大同小異惑世之罪浮於扶乩其法爲僮人者鵠立閉目披髮袒衣一人對立禹步念咒拍掌吆喝指擲符刦口噴法水先以魔道感其腦宮神志漸以昏迷精力漸以頽喪久之踴身狂跳囁語喃喃若瘋若顛無所拘束若以心病醫之則驗其心部無恙若以體虧補之則察其體氣甚強蓋淫惑暗昧之魔深入膏肓也

究其偷餚賜賸手舞足蹈過動心力之後靈性全失或以錐刺頰或以足踏火甚至割舌裂膚不以爲痛見之者認爲眞神技感拜之跪之不亦慎乎試以醫理證之西醫有安腦之藥爲過動心力不能安睡者用久之其效漸減服者若私加分兩腦髓脅亂睡不知時甚至睡夢間忽然起行五官四肢俱能運動而靈性全然喪失平日信鬼則鬼形呈於眼珠結想奇遇則彼美現於眉睫臨深登高毫不覺險擊刺膚體亦不知痛其病原皆由於腦部西人所謂睡行是也僮之跳躍剗割並無痛楚理亦猶是耳

嘗有捉刀誤割。血流如注。若不知情。尙不覺痛。倘一經目擊。卽針刺小傷。亦痛不可忍。况刀乎。蓋知覺之靈。震於腦筋。如電之通報。也是故。西醫用刀治病。先以酒精薰病者鼻孔。使其醉迷。復用嗎啡。亦以其有壓腦之力。藉以絕其痛覺也。此亦箇人忘痛之一証。

庚子之役。拳團肇禍。紅燈黃幘。嘯鬼呼神。二毛之掩殺。方酣八國之聯軍。燭集礮彈。轟天屍骸枕野都門。震動宮車。出走考其禍端。實由於跳神迷衆。淫巫煽人。王公士庶奔走狂惑。不知其害之至於此極也。

更有奇者。俗傳北方有五通。南方有狐魅。皆能作祟。所謂五通神者。皆驢、馬、犬、豕之類。犯之者。謂於精神恍惚之間。月白風清之際。每能遇見。而所見者。則又非獸像類。皆翩翩美少年。或娟娟好女子。粵諺云。『女忌綠郎。男忌紅娘。』指此怪也。翁山屈氏筆記。以易義辯之曰。『咸之象。二少憧憧。則朋從其思。少女之思往。則綠郎之朋來。少男之思往。則紅娘之朋來。皆婚姻不及其時。情欲之。』

感所致也。蓋迷信之俗未祛，人人腦部之機關，印有魔影，每於心靈遇用，影衾獨處之時，七情一有感觸，則空中結構，遐涉冥想，魔念之起點，一生平日魔影之漲力愈大，形於眼膜，發於囁語，甚至自問自答，自刑自罵，作無數奇形醜態，惟其所言之事，必其平時所關切者，蓋結想蓄積，不覺宣諸口也。斯時按其脈，必減低，驗其汗，必多流，審其目，神必瞪直，此爲精神散亂之確證。患者十有九死，嘗見得鬼病者，輒告人曰：「吾不及夏，吾不及秋。」至期輒應其言，非有鬼狐預告之也。蓋其死念所繫結，而其身之精氣尅減，僅備於所言之期也。

是故欲強種族，使國民無病，宜力破鬼狐之迷信，而鬼狐爲害之鉅，則又乩童家之言產兒也，搆乩屠僮巫，即所以絕鬼狐之負隅而開強種之先路也。其關繫顧淺鮮哉。

靈魂篇上

大造受生之類有五。一曰定。如星地金石之類。純質而模塊然介然。雖分有輕重。象有方圓。質有精粗。體有動靜。外有光暗。內有剛柔。可聚可散。或變或存。然在外之物一無所需。故謂之定。

二曰生。如草木花果之類。無血而有液。無口而能吸。由種而活。由柔而勁。且能待時而發。旁生側挺。移植分栽。故謂之生。

三曰覺。如鳥獸蟲魚之類。能食能鳴。能視能聽。有本形之哀樂。有本質之知能。故謂之覺。

四曰靈。人類是也。無形無像之內體。雖在形身之中。直超形身之外。明能推理。才可經營。無物不存。無美不備。故謂之靈。

五曰神。係九品天神之類。純神之體。不屬形質。擅直通之智。秉潔淨之源。故謂之神。

此五種者。除純質純神二類外。所有生覺靈三類。俗呼之爲魂。書則稱之爲性。中庸云。『自誠明謂之性。』又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人之性。』孟子云。『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所謂性。卽人之靈魂。

中庸云。『能盡物之性。』告子曰。『生之謂性。』此所謂性。卽草木禽獸之生魂。覺魂。

生覺。二。魂。雖。能。長。大。運。動。終。與。定。類。相。近。靈。魂。雖。拘。於。形。身。終。與。神。類。相。近。人。爲。萬。物。之。靈。能。合。五。類。而。全。得。之。如。生。魂。只。兼。定。質。覺。魂。只。兼。定。生。兩。類。天。神。只。屬。純。神。而。無。質。人。則。不。然。具。金。石。之。定。象。草。木。之。生。兼。鳥。獸。之。覺。又。得。本。類。之。靈。可。肖。天。神。之。神。所。以。神。與。物。之。德。無。不。全。備。於。人。此。靈。魂。所。以。爲。可。貴。也。人物。之。賦。魂。雖。同。而。實。異。辨。其。同。異。則。可。滅。與。不。可。滅。之。理。明。草。木。之。生。魂。由。於。水。土。之。溼。氣。鳥。獸。之。覺。魂。由。於。血。肉。之。熱。氣。非。謂。溼。熱。卽。成。生。覺。係。本。質。原。有。之。生。覺。乘。溼。熱。而。發。此。二。魂。皆。出。自。本。質。之。內。獨。人。之。靈。魂。必。俟。氣。土。水。火。

所成之人。身已具質。模而後由天特賦。自外而有。與氣土水火四者各秉所生。毫無關涉。如山泉之水。太陽之火。有招引之具。水火卽至。人身之胚胎爲招引靈魂之具。胚胎一成。靈魂卽至。故曰。人身者。靈魂之架也。

由各魂之來路。推側其所以必存必滅之故。觀夫草木若離水土濕氣一乾。則生魂滅。鳥獸若受損傷。熱氣一冷。則覺魂滅。因其爲本質內所出之生覺。故質壞而生覺不能獨存。靈魂旣由外而有。則肉身雖死。靈魂必能由內而出。萬不至與肉身同壞。故理想家皆言。靈魂爲有始無終。不死不滅。

靈魂有三大能力。卽其常在常生之確據。一曰『悟性』。二曰『記性』。三曰

『愛憎』

靈魂之有悟性。也不特上下千萬年。縱橫億兆里。六合之大。萬國之多。無思不入。卽天地之外。無窮無盡之區。皆不能阻其理想。故可賴肉身而行。卽可離肉身而發目所未見。耳所未聞。口所未嘗。鼻所未嗅。肢體所未覺者。莫不可以觸。

類旁通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足徵人之靈魂不拘於形體不限於四肢其有記性也微妙尤不可思議自幼至老耳聞目見之事不論精粗巨細常變妍媸無一一收羅以腦爲網綈密而不漏以眼爲鏡重疊而攝影愈積愈繁隨取隨應卽偶或遺忘亦係形質受傷與內之靈司無涉其積累之妙雖合世界之疇人爲之條分縷析終不能澈其隱微也

至於愛情則與記悟二性更自不同上等之愛愛尊尊親親愛志士國民中等之愛愛才學聲名愛兒孫親舊下等之愛愛富貴酒色愛奇巧淫佚世界之大人類之多愛欲各有不同難以枚舉總而言之人心不知足盡天下之美好盡歸於一人猶嫌其缺括天下之權勢獨操於一己仍憂其暫蓋所愛無窮所欲亦無盡也尤不可解者男女之愛纏綿固結雖地老天荒海枯石爛而情不與之俱灰此等愛欲皆與肉身無關

夫以無形無像之體具此至神至靈之奇妙豈有不常在常生之理世之迷信

佛老者流。乃據輪迴之說。謂禽獸與人。展轉相生。而矯強過正者。則謂魂。生。俱來。與死俱滅。轉儕人類於動物。是皆五類之判。不明三能之理。未究而人獸。混淆之惑。塞其智慧也。故余不得不執靈魂之說。而反覆辨明之。

靈魂篇下

天生。物。以。衛。人。故。人。爲。萬。物。主。物。爲。吾。人。僕。夫。有。形。之。體。重。莫。如。金。堅。莫。如。玉。
製。爲。器。皿。歷。久。不。窳。壽。之。長。莫。如。松。柏。年。之。永。莫。若。龜。龍。是。堅。厚。定。質。及。生。覺。
二。魂。每。有。久。存。不。變。聽。其。各。盡。本。類。之。能。者。況。夫。靈。之。爲。靈。貫。通。乎。天。地。役。使。
乎。萬。物。極。其。功。效。廣。大。高。深。莫。名。其。妙。苟。涉。獵。數。十。寒。暑。淹。然。泯。然。與。形。俱。盡。
竟。不。盡。其。所。有。之。能。事。是。主。不。如。僕。矣。天。何。必。賦。此。可。貴。可。久。之。魂。置。諸。無。用。
之。地。哉。由。此。以。推。具。堅。重。之。定。者。且。能。垂。久。有。本。質。之。能。者。俱。盡。其。長。則。此。廣。
大。無。窮。高。深。無。限。之。靈。魂。必。有。無。窮。無。限。之。前。途。在。

凡。人。自。主。之。權。司。於。靈。魂。肉。身。不。得。而。強。之。靈。魂。原。不。依。賴。肉。身。而。且。能。驅。使。
肉。身。不。啻。主。之。使。僕。行。食。坐。臥。悉。如。其。命。肉。身。所。好。之。物。所。畏。之。事。若。與。靈。魂。
不。合。斷。不。能。行。靈。魂。所。好。之。物。所。畏。之。事。雖。與。肉。身。不。合。莫。不。唯。唯。聽。命。肉。身。
所。最。畏。懼。者。莫。甚。於。殺。戮。至。於。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卽。不。暇。顧。肉。身。之。畏。

懼矣。肉身所最喜悅者莫甚於安逸。至於名利場中攘臂競爭之境亦不暇顧。肉身之安逸矣。

出作入息。夙興夜寐爲肉身之適宜。靈魂每不受其拘束。嘗有秉燭夜遊白晝酣臥者。非若飛鳥出林。駑馬伏櫪。視天時之晦明爲臥起。且雞司晨。犬司夜。牛司耕。馬司乘。皆肉身之運動也。舉世界上各種之雞犬馬牛。莫不如是。因屬本形所具。一定之知覺。並無自主之權。同此孳生。卽同此運動。獨至人類。則一人各具一人之見。士農工商任人選擇。賢奸善惡由己。自爲古人所謂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是也。觀外行之懸殊。卽知一切舉動全係靈魂自主之權。必不依賴肉身。非若飛禽走獸之知覺。限於一門。牛不能爲犬。馬不能爲雞也。

人之肉身猶物耳。天下有形者不得不壞。無形者不得不存。此格致家之開宗明義也。靈魂無形。既能宰制肉身於未死之時。豈不能超出肉身於已死之後。死者雖死。生者仍生。其生也。魂與身合爲一。其死也。魂與身劃爲兩。故夫皮囊。

之腐骨髓之蝕皆壞物一定之結果而與無聲無臭之靈無涉

靈與肉之爲兩物世有知之而誤會者不辨靈之無形且以爲醉夢間靈之原形可離肉不待死後命其名曰精是直怪誕之見耳如宋郭象嘆車志載盛大監勛爲大鯉魚精宋裨類鈔載楊戩爲金色蝦蟆精襄陽志林載無爲軍知軍米海岳爲巨蟒精鶴林玉露載錢武肅王爲蜥蜴精諸如此類不可勝紀不特阿麼大鼠祿山猪龍邪詞怪說聚訟不休也

欲知生理必遠溯生源有祖父乃有子孫子孫必肖祖父天演之公例也肉身之祖父原有一死子孫之身歷世亦必歸於盡天演之淘汰也惟生我靈魂者爲天靈魂宰制肉身之權與天宰制萬物之權相肖則靈魂之無終亦必與天之無終相肖矣

富貴以至貧賤下愚以至上知憂勞恐懼之念愁苦悲哀之情未有能免者倘身死而靈即滅是反不如生覺之類不識不知優游自適何樂而爲人類小人

驕奢淫佚嗜好無厭君子力學勤修服勞克己。倘身死而靈卽滅何樂而爲君子。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豈無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者。倘身死而靈卽滅又何樂而視死如歸或曰生前之事難以証死後捐生赴死不過迫於義之不得已。何嘗以靈魂不滅之故而始勉強爲之不知死後之實據全在生前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後之人不揣立言宗旨而借辭瞎解宜其不入於老則入於佛也。

靈魂不滅之說泰西自古傳之卽中國經書亦可援證人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如書經之言『恒性』大學之言『明德』孟子之言『良貴』名雖不同義則胞合常久者謂之恒虛靈不味者謂之明終不能賤之貴者謂之良若身死靈滅明失其明貴失其貴幼壯老死如電光石火瞬息卽無恒云乎哉或曰醫家治病先保元氣可知氣卽是魂魂卽是氣身死氣散卽與禽獸草木同歸於盡惟有忠孝節義之正氣雖死猶存孟子所謂『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一。是也。此外更有不死不滅之靈魂。與人無涉。許子辯之曰。氣者。運動血肉之氣。機爲靈魂所驅使也。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養氣之主人。即是靈魂。本章所言。持其志勿暴其氣。又云。其爲氣也。配義與道。宗旨甚明。不容誤會。君子之存理。存而欲遏。庶民之去理。去而欲萌。天理之去有。非靈魂之去存也。何得以辭害意。而穿鑿爲解。至於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之說。則直以肉身認爲靈魂。信斯言也。則仁義道德之言。忠孝廉節之事。戒慎恐懼之旨。可置之不論矣。是與禽獸奚擇焉。

人海燃星

一百六

賞罰篇

客有造許子而問曰。先生靈魂之解。詳且明矣。前夫肉身者。魂爲降生之神。後夫肉身者。魂爲不滅之物。夫以永遠不滅之靈魂。而無廣大歸宿之墟。以安之。似乎隨風飄蕩。依於無何有之鄉矣。

許子曰。善哉問也。子未讀 Holy bible乎。其間最爲理想家所徵信者。有兩界說。一曰 Heaven。以安善者之靈魂。天堂是也。一曰。以安惡者之靈魂。地獄是也。兩界之說明。而賞罰之真理。具焉。故欲知身後之因。依當明身後之賞罰。客曰。異哉靈魂無形。而賞罰可以施也。維皇之作福作威。必俟靈魂捨去肉身之後。而始施。則不僅死後之流芳遺臭。未足勸懲。卽生前之禍福吉凶。亦爲累贅。况夫望報而始行善。必非真善。懼報而始革惡。必爲真惡。是故因果之說。儒者不談。信如先生言。不亦與道家之羽化登仙。釋氏之九幽十懃。同一流亞歟。許子曰。以世俗之眼爲月旦。尊卑貴賤。未免殊科。以造化之眼爲月旦。方趾圓。

顚胥爲平等賞罰之權無自平等操之者。

世界之尊莫如人君賞至榮不過爵祿罰至重不過五刑然善受賞惡受罰千百中不得一二且一人之善惡甚多所賞所罰之事又千百中不過一二若善而又善除封蔭外無再賞之法惡而又惡除凌遲外亦無再罰之法雖堯舜禹湯之君皋夔稷契之臣惟有賞一以勸衆罰一以儆百從無無善不賞無惡不罰之大能力若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或兼生前死後而言則可專指生前則斷無是事何也君子困窮小人聞達者不可勝數更有高士達人視富貴如浼忠臣烈士甘苦辱如飴况數十星霜享福之時有幾幼而困乏初不知人間有樂境老而龍鍾不能享人間之食報其間不過三四十年保無盜賊饑寒官刑災病之忽來保無怨恨憂愁忿懥悲哀之沓至且富而無勢貴而無財有子者難得象賢無子者又傷孤弱人間恨事非斗量車載所能盡彼夫凶終隙末由安樂而憂患者亦不過一彈指一剎那之苦耳未足以昭天演

之評隱也。然則生前享受直如露電泡影。安有真賞真罰耶。

歐西最著名之心性家大開近代哲學之門者厥有兩人。一曰鏗脫 Kant 一日

赫格兒。

Hegel 赫格兒之學源於鏗脫而精微過之余嘗讀其心論

Philosophy of

mind 中分兩界說足舉以證死後賞罰及生前賞罰之異同一論先天之心或曰主心 Subjective mind 次論後天之心或曰客心 Objective mind 主心者不受肉身所羈勒之靈魂也客心者受肉身所脢合之靈魂也受肉身所脢合之靈魂猶可以生前之賞罰爲勸懲不受肉身所羈勒之靈魂必借死後之賞罰爲審判客心善爲謊謠道行膺九錫之榮如兒戲視三尺之法若弁髦故官階愈溥夤緣之路亦愈宏警察愈嚴奸宄之術亦愈密而世界賞罰之術窮主心善爲誠誠意存清夜或自懊影衾暗室恒不愧屋漏故受不虞之譽撫膺常覺汗顏得求全之毀自返亦多遺憾天良不昧常有彼蒼鑑臨之一念印其腦宮真賞真罰之機倪於是心一動時已隱然若露彼蒼即償其真心之發現俟其末路而

以無窮之哀鍼予之文明國之臨大事也。恒指天以爲誓。誓者何主心動也。人間之禍福謂爲天堂地獄。身後之傳名千古。所以補禍福之不足。此世俗之見也。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賞罰之權斷非由己。亦不由人。實操諸天耳。雖有時勸善戒惡。儆醒愚蒙。非無天意。然不過機倪一現。並非善惡之眞賞。眞罰。至於身後虛名。不獨中人以下。豔羨甚深。卽智者亦以人生歲月幾何。沒世無名。虛生何益。竟認世上之虛名爲實。獲殊不知世人褒貶難免。偏私此是彼非。朝更暮改。未可恃也。卽如配享孔廟之儒。忽去忽留。或出或入。若據此爲賞罰。是賞罰之太阿。乃持於後人之手。而妄以前人之名爲芻狗也。夫天道不言。而萬物亨。天有主生之權。卽有主死之權。若以世人之褒貶了此一生。則板板在上者。轉不如人世之君主。史臣有是理乎。

流芳百世者。莫孔孟。若而何以流芳不足報其善。子孫仍世沾封爵。遺臭萬年者。莫四凶。若而何以遗臭不足蔽其辜。及身猶放流竄殛。蓋人世君主無賞罰。

靈魂之法。又不肯因其有身後虛名足以塞善惡之責。所以不得不如此。對待之可見。身後聲名仍不足。盡國家之賞罰。國家猶然。況能盡天之賞罰耶。聲名之善惡與本人毫無損益。設一善人受無故之指摘。既不能損其真善。反益其受謗辱之美名。設一惡人受無故之褒獎。既不能滅其真惡。反增其欲。蓋彌彰之劣迹。倘使名稱其實。不過足爲後人觀感。使叔季學者知何者爲忠奸。何者爲賢。否資以勸戒。此流芳遺臭實在之作用也。若以聲名爲賞罰。彼闇修潛德之君子。文過飾非。之小人。與碌碌無聞之庸衆。一生功過。作何着落乎。生前之吉凶。與死後之賞罰。不相淆而實相因。天道隱微。唯至誠者爲能揣度。雖吉凶之兆。可爲暫時之獎戒。不可爲悠久之褒誅。然雨暘時。若水旱灾荒。固不變而賞定其讞。因循不變而罰定其讞。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存之爲言臧也。亡之爲言否也。

善人而得世福。感激奮勉。日新又新。其主心不牿亡也。死後之報也。以永福。若暴富而淫暴貴。而虐以客襲。主頓變。初心有限之福。不敵其無恒之善。死後仍報。以永殃。

烈火試金。艱難試德。善人而遭磨折。能益加修省。不爲客心所悠移。則平生之小過。必因小禍而寬其後。罰惡人而遇橫災。能引咎自懲。發現主心而猛省。亦可轉禍爲福。若不知悛改。反生怨尤。則罪案纍纍。有加無減。後禍愈烈。至或惡人享太平之福。天心實望其感恩遷過。動其來復之主心。非右之也。迨至怙惡不悛。則一生之或富或榮。正以償其惡中之微善。其未罰之惡。仍有永遠之刑。大造之種種妙用。無臭無聲。實臻聖神功化之極。

王陽明之論致知也。曰『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良知卽主心之謂。主心者。對天之券也。善惡瞞不得。心卽

瞞不得天。世人自生至死。不曾自寫一紙招狀以獻之。天故身後賞罰之施。恒以心券爲綱目。

知天者懷永賞。不知天者懷世福。永賞本也。世福末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蓋永賞與世福之比例毫釐千里也。子張學干祿。孔子責之。顏回居陋巷。孔子賢之。聖人知世福虛而不實。暫而不久。用之得其道。可以建業立功用之失。其宜適足以僇身敗行。古聖棄天下如敝屣。視軒冕如泥塗。有身後永賞之念。存其中。不肯養小以失大也。養指世福。失指永賞。身後之永賞。係本來所固。有故不得者必謂之失。一失不能復得。一得亦不能再失。非如世福忽而得忽而失。有朝不保暮之危。孟子云。『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厚祿古人立言。包孕宏深。學者盡心推求。自得其魚躍鳶飛之趣。古未有天堂永福之說。然古人嘗有窮源返本而發其醇者。禹之言曰。『生寄。

也死歸也。』寄云何寄。主心於肉體也。歸云何歸。主心於天堂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靈魂未歸之前。客於世。既歸之後。主於天。歸之時。義大矣哉。譬如遊子知歸家之樂。家中富有金屋。客途雖苦。必不危心。君子知歸天之樂。天上貴有天爵。世道雖難。不妨素位。西人盼乃 Payne 之詩曰。

Home! home! sweet home!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其實詮歸字之意極爲確切。
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云『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又云『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古人修身克己。用全力研究於俟之一字。若非望天堂之真福。則斤斤所俟。何事與。土木偶奚以異。俟命之目的。卽受賞之間題學者。讀書不究其理。其猶面牆而立。毫無所見歟。
爲善不望報之言。係古人戒勉之意。後人借爲矜高矯異之談。夫以天地之持載。覆轍四時。日月之推遷。代明萬物之孳蕃。功用凡有血氣者。當如何修德順天。仰答高厚之恩。於萬一盡其善於生前。已所以報天也。享其善於死後。天所。

以報己也。耕報天之田，收報己之穫。望報愈切，圖報愈殷。此爲眞聖賢真豪傑本色。苟以報爲不宜，望也是直誤認所報者爲世福耳，末焉者也。

劉蕺山曰：『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脚，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又曰：『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但以市井人觀市井人，彼此不覺耳。』此論實從地獄眞理中悟出，鞭辟奸邪，一針一血，非憤世嫉俗之言也。世界盡人皆有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只爲一猜字作祟耳。一猜起百僞，生如自猜度。曰此成無害於理否？或可苟同於俗否？或可欺天於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只此一猜，更是市井伎倆，便是禽獸胚胎。便是地獄怪相，便是致罰根源。

靈魂無形，不可謂其不能受賞罰。也就其顯者言之，骨幹膚革，非魂以司之，則寒暑疾癢，莫能辨矣。行動舉止，非魂以司之，則喜怒哀樂，莫能形矣。就其微者言之，生前之禍福，從外而來，賴肉身以爲承受，若捨此肉身，則內外既無間隔。

完全充滿可以直接承受。有形之肉身尚有難以形容之禍福。則無形之靈魂豈無難以形容之賞罰。此其理非僻也。

天地之物或有形而無形者或無形而有形者造物之妙莫能捉摸。即如一火亦分數種。焚燒之火爲有形者。脾胃之火爲無形者。木石之火不引則無引之即有太陽之火。不引止於乾燥。引之即能焚燒。樟腦之火無引不焚。入水不滅。火同也。而火之奇妙則不同。且脾胃之火較之他火更猛更奇。烹爨之功久而乃爛。胃中鎔化。迅於洪鑪。其猛可知。所化者又皆外來之食。區區脾胃堅逾金鐵。不更奇乎。若謂靈魂離此軀殼。難受賞罰。何以身內之火現貯本身。初無傷害。以無形化有形而有形順受其化。以無形施無形而無形有不順受其施乎。以明物理者察天理。自不難觸類旁通也。

賞罰之理明。則堂獄之界說顛撲。不破。彼佛氏亦附會其說。徇名失實。以紫奪朱。是又不容不辯者也。釋迦本無立教之權。強爲欺世盜名之舉。旁搜竊取。以

遂其奸此野蠻之長技也當其僻居天竺孤陋寡聞開闢以後之事彼鳥得而知之而乃捏方搓圓驅神役鬼乘吾隙於民樸湊散羣德陵夷之秋殊可恨也彼雖自詡爲明心見性實大昧心性之原因何能知心性之賞罰於無聲無臭之靈魂加以有像有形之禍福其與寂滅宗旨亦自相矛盾彼所云天堂有寶珠纓絡瑪瑙琺瑯黃金白玉之城池巧鳥鮮花之玩景名爲人天小果免不得輕衣粒食福盡仍須輪迴彼所云地獄有刀山劍樹剉鋸油鍋抽腸割舌之慘刑碓搗磨研之蠻法苦盡亦須輪迴生前有罪死後雖陷阿鼻地獄萬劫不得輪迴者一經彼教念動真言亦能破獄超度往生淨土尤可怪者女人披過袈裟者死必升天妖尼巧飾其說以愚閨閣受惑者亦復不少血湖地獄專設以罰生產婦人求免者必廣延僧侶念血盆經持血盆齋方能超脫此等詭談微論其無此理卽云有之則賞罰之權僧尼可上下其手大造之主不能與爭其生也可以壓制主宰其死也爲主宰者當泥首歡迎而莫敢與抗矣然則僧尼

者其主宰之革命軍乎。

道家以洞天爲福地。所謂洞天不過深山窮谷。奇花異草。擇其清淨者結廬。以避囂耳。何福之有。又有以踏罡步斗。水火鍊渡爲破獄道場。種種謬妄。罄竹難書。究其宗旨。無非爲圖利歛財計。豈知愚蠢未啟者易蠱而難醒。聰明太過者。因噎而廢食。貽害人心。伊於胡底。

夫心性之學。不講則肉身靈魂之利。不明靈與肉既判兩端。其享受苦樂。自非一致。苟妄爲比擬。專以人世之苦樂。概天堂地獄。則惑矣。抽腸也。割舌也。非肉身在世所能受之罰也。而以靈魂受之。軀殼已死。腸豈獨生。皮肉不存。舌將安。傳司馬溫公之言曰。『既無身體。刑亦安施』。以闢佛氏之天堂地獄。可謂一鞭一條痕矣。彼何從置喙。強辯耶。

天堂之珍。不過金玉珠寶。天堂之魂。不免披衣食粟。則其樂與人世何殊。珠玉衣食之類。求之於世得矣。何貴有天堂。况金珠雖貴。亦有不愛之人。視之如土。

塊不重之處棄之如泥沙周世祖有言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一達者所賤而主宰貴之主宰之未能免俗也如是乎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靈
魂無形之神體能承受瑪瑙珊瑚有形之物可謂不倫不類矣稍能明心見性
者決不作此荒謬之言

吾所謂天堂地獄異於是靈魂一出肉身卽考績功過之日天網恢恢疎而不
漏一生善惡纖悉靡遺中庸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此之謂也善
者升而受賞非黃鉞九錫珠履三千之象也惡者墜而受罰非鋒刃橫陳剗鬢
競奏之象也其所依之區所遭之境斷非人世之事可以借物比喩亦斷非言
語所能形容

吾誠近取諸譬。如紙上所繪山水人物。一覽瞭然其來蹤去迹。變幻妙致。非筆
墨所能描摹也。畫日者不能畫光。畫水者不能畫流。畫火者不能畫熱。畫鳶魚
者不能畫飛躍進而攝影。一術較之寫生家精矣。然所攝之影不過死影。非能

傳神於片紙也。夫以衆目共覩之物，猶不能象其萬一。則以世人而論天堂地獄，焉能言其眞迹耶。

吾試設一天堂理想魂之於天。其輕清也。萬里一瞬。其光明也。四表均被。想其品也。聖聖同居。非聖不入。聖聖同心。無聖不合。淨如百煉之兼金。潔如無瑕之美玉。想其樂也。恐懼全消。憂疑盡釋。恬然安謐。陶然醇熙。想其心也。其平如權。其直如矢。無彼多此。少之偏無我詐。爾虞之僞。想其地也。大定不移。萬古無變。非若世態反覆。滄海桑田。想其時也。悠久無疆。長春不老。非若人生數十寒暑。忽稱忽者。

吾試設一地獄理想魂之於地。其重濁也。如穢如汚。其黑暗也。如漆如墨。想其品也。虺蜴其中。蛇豕其性。不桎不梏。全失自由。不鎖不枷。已受永錮。想其苦也。常恐常懼。常痛常悲。永得煩惱。不能奮飛。想其心也。焦灼如焚。奇痛若割。方寸胥交戰之時。天君無泰然之候。想其地也。暗爲幽谷。深若重淵。無貔犴之象。無

沮洳之場。想其時也。長此終古。悠悠無期。非有十年五年。罪滿卽出之限。
夢中見物。不賴肉身。亦能承受。以此理測。靈魂雖蕩漾無形。其能聞能見能樂。
能悲實有自然之妙。心性感受之理。然也。彼佛氏乃欲以搗磨施之。不亦愚乎。
至若羽化登仙。脫胎換骨。則小人無忌憚之言。不足道也。夫求仙莫過於漢武。
武帝末年始悔悟云。『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惑妖妄之說。昧其固有之。
心反視維皇降衷之至理。爲迂腐無稽。是亦甘美疢而惡藥石也。豈邪魔詭怪。
之術可移賞罰之定律哉。

人海燃星

一百一十二

原赦篇

剝復之理。天演之公例也。有廢卽有興。有敗卽有成。循環相易。消長迭乘。上下數千年合轍同揆。其間蓋有天意存焉。苟求其故。可悟主宰之宏仁。

伊古以來。山崩地震。洪水懷襄。沙界宜旱。陸沈矣。然而變狉獉之土壤。成錦繡之江山。而世界常留不滅焉。可知冥冥中有存之者。孰存之主宰之仁存之也。一國之盛衰。原無定數。國祚既亡。似不能復振。威聲矣。然而湯武踵桀紂而興。漢高繼祖龍而起。歷數百世。城郭已非。聲教已改。而大統永垂不絕焉。可知玄默間有續之者。孰續之主宰之仁續之也。一方之氣候更屬無常。瘟疫盛行。饑饉荐至。不將使億萬生靈淪亡淨盡。而仍變古之洪荒乎。然而大荒之後必有豐年。盛疲之餘必有安謐。從未聞灾禍頻仍。蒼赤無一安全者。可知有不忍殺人之主宰。仁風所被。而生機不絕也。夫咎者。休之母也。懲者。獎之母也。以至神極妙之權衡。運此苦心經營之大德。吾無以名之。名之曰赦。作原赦。

靈魂之理。賞罰之因。余已不辭。焦唇敝舌爲黑闇世界告特。永罰之章雖爲造化。萬不得已之苦衷而未嘗不爲死後靈魂開三面之網。其機至隱。其理至微。唐突言之。世必以吾言爲謊。故吾先揭人心本善之顯。呈以證主宰恩赦之實。際。

人情莫不好生而惡死。凡事之可以奪其安樂。戕其生命者。念及之而驚怖。一旦迫不可逃。則心爲之寒。股爲之慄。色爲之變。汗爲之流。鬱於中發於外。或含淚而呼天。或推胸而號天。或伏地而祈天。一若穹窿之上。自有權衡。哀之求之。卽能援我者。是主宰恩赦之能力盡人信之鑄於腦筋。印於靈府。不可掩沒也。君子克復之修。其用力爲最苦。其致功爲最難。顧力苦而返心則樂。功難而歸矣。則最信主宰之赦者。莫君子若。

小人徇欲營私爲惡之時。不無瞬息之歡娛。及事後追維懷慙。影未必指責之有人。而其心餒矣。未必威逼人之有。而其心懼矣。未必聞見之有人。而其心懔懔然以爲幽冥之地。早有知者。寢不安枕。坐不安席。如芒刺背。如鳥驚弓。蓋明知罪惡貫盈。雖倅逃法網。終難邀彼蒼之恕也。則最信主宰之赦者。又莫小人若。

豆棚瓜架之間。狹巷通衢之際。往往有邨翁。竈廬牧豎。樵夫示以之無而不識。授以經傳。而不知至。聚談鄉曲。閒話衷情。則相告曰。某也强悍者。是天必降罰。於他日某也被冤。若是天必申佑於一朝。見人之惡。則責之曰。人可欺而天不可。欺子戒之。見人之善。則勗之曰。人無眼而天實有眼。子勉之。主宰之威焰輸人。天良如是其溥也。主宰之恩赦。觸人崇信。又如是其周也。執生前之相感。相信以例。死後之實受。實施有不昭然若揭乎。靈魂爲主宰所秉賦。爲主宰所呵護。如父母於子。無所不用其眷愛之心。雖歷

世之結果不能不區善惡爲賞罰然萬不肯自殘其愛子而任其展轉哀呼毫無憐憫之施者則恩赦一道斷不可少也

就人事以測天理文明之邦鄉有禁國有律人皆遵守今有越貨者治之監禁法也禁未滿期人已遷善求寬不得政也人君哀矜欲示大公特假大典而大赦之恩也

天道亦猶是耳靈魂之惡者罰入地獄法也半生爲惡及終修改求不罰不能政也天眷獨厚於人甯不哀矜何以示大公何以假恩赦此則不容不研究者也

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寒暑一入於惡靈魂永罰竟無終期至仁如天何忍出此然則恩法并濟宜如何充仁至義而毫無缺憾乎廣大精微之主宰必有術以處此此又不容不研究者也

研究此理關係於人心世道不淺非僅爲死後靈魂之考據也永賞永罰以馭

善惡萬古不易之天律也。大仁大義以眷靈魂。萬劫不磨之帝恩也。律在不可。以私恩徇罰惡之規也。恩在而可以公律寬赦惡之慈也。聖賢不能無過。微論。凡庸巨憲猶可改良。微論細行懸大律以懲之。爲恬惡示無偏之法。假大典以赦之爲悔。過開方便之門。世人苟盡明此理。則敬信之念堅。而洗伐之力勇。上焉者知以修改憂民爲事。天下焉者知以保種愛國爲悔罪。豈細微之益哉。渾沌迄今數千年矣。地球不爲不古矣。史傳事實不爲不備矣。進步不爲不極矣。天意不爲不明矣。印度爲佛氏之國。淪於奴隸。猶太罪無所禱。散而之四方。千有餘載。非天祐之乎。歐美人稱文明國號。強富非天佑之乎。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在先覺者。有以觀其微矣。

國之大辱莫甚於不能治外。彼人也我亦人也。彼立法原於宗教。大小各國均有治外法權。無強弱之分畛域之判。我文明之華胄教化最古。何以民智不開。何以法權莫享。天意乎。人力乎。是不可以不猛省。

二十世紀以來我華民之陷溺深矣橫逆之來不爲不多天災流行不爲不切同此環球賞罰判然柄國者胡不自返

謂夫積痼莫藥者皆曰天下事不可爲也聽天而已夫聽天非順天也天方警我而聽之是明知天之將赦而不之知求也受桁楊刀鋸略不叢棘者今日中國之

西教篇

自西力東漸。彼輩外交之士。挾羣峭摩天之霸氣。而來而吾國之法政學術官
態。民情俱有拒虎進狼之痛。早夜思之豁然了澈。蓋宗教之關繫國脈。非淺鮮。
也。歐美發硎之源。根賴於治法者十居二三。賴於教法者十居七八。彼民之心。
專一無歧。彼國之容肥腯不瘠。非有牢籠培植之美術也。宗教之膨脹力磅礴。
蓄積而致此也。

悲夫。吾國之無教也久矣。孔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政治家非宗教家也。佛老。
異端邪說荼毒中原。數千載愛國者至今有餘恨焉。孔孟之道統既已淪胥。佛
老之幻術終不絕滅。治非所治。教非所教。而民數駕萬國五洲。國權儕波蘭印。
度。危矣哉。外患迭乘。中樞不固。國勢之難也。百倍往古。民心之漓也。亦百倍往
古。求牢籠培植之美術立教。一法其當務之急乎。

二十世紀不容無學術之英雄。彼夫高掌遠蹠。驕視濶步者。流宣言愛種持論。

合羣轟洪鐘以崩山泥濶轍以呼水憤忿騰沸哭遍天涯氣非不豪也血非不熱也然而有愛國之虛名無救國之實際大言炎炎淋漓滿紙祇足以覆醬瓿耳彼善畫龍不能破壁飛去者病在未點睛乎立教一法卽吾以精摯之學術爲二十世紀合羣愛種之英雄點其龍睛也

立教之法最竅要者在鎔鑄新舊之學滌吾之舊而光大之化臭腐而爲神奇取人之新而發揚之關旁門而趨正路釋子之道輸自蠻荒支離無蹤不足法矣道教爲吾中國所自產而牛鬼蛇神千門萬戶何所適從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然則奈何僕枕藉歐亞研究中西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知宗教家之學術不背於古而宜於今者其惟耶教乎雖然孟浪言之學界必羣起而攻我何則我致疑之間題有二一必疑我爲傳道之牧師簧鼓其說以惑衆一必疑我爲媚外之涼血突梯其詞以取悅二疑交并僕遂能已於言乎僕法家也欲以律學輸我至愛之同胞不得不於立教

途開其門徑。博學之君子。蓋知僕之苦心矣。僕試條陳。西教之源流。雜採新舊二約之事蹟。爲我國民告。

創世記之說曰。乾坤始奠。萬物並育。帝於大地中。以土造人。男名亞定。Adam女名厄娃。Eve配爲夫婦。爲萬世人類之元祖。

使萬物悉聽其命。不耕而食。不衣而華。無寒暑水澇之災。無疾病死亡之害。惟修德以俟命。

帝錫以福。亦申以誠。試其心志。指一樹菓。戒以勿食。違則重罰。爲逆天者懲。元祖故觸帝怒。於是四時有酷暑嚴寒。不耕無食。不織無衣。內則忿懥憂哀。壽夭總歸一死。外則虎狼蛇蝎。頑物亦得傷人。至今萬穢子孫。負罪茹苦。元祖之靈。自怨自艾。帝哀矜深切。允以法外施恩。乃假耶穌降生事蹟。爲世人開恩路。

漢哀元壽二年冬至後四日。由童女身降誕於猶太白陵府郊外之山隅。名曰

耶穌。Jesus 譯言救世者。生時神聖賡。靈光擁護。景星晝現。邊徼入朝。年三十。周流布道。神鬼人物。聽命不遑。靈蹟昭彰。載於史乘。三十三歲。假手羣兇。甘心受難。釘死於十字架。爲世人効死贖罪。時方午正。日月失光。山嶽崩震。人物哀傷。葬之第三日。復生。在世四十日。親與宗徒釐定教規。囑傳世界。事畢。於百二十人前。乘空直上天神扈從。隨侍飛升。

其降生之國。傳有古經二十四部。內載降生之事。計數十端。印証後事。若合符節。迄今歐美各國。遵奉一體家絃戶誦。

或問許子曰。子破迷信。放邪辭。旣得聞命矣。西教所傳。迹近神道。而吾子闡之。是以已矛陷己盾矣。子將何以圓其說乎。

許子曰。有本原。謂之道。有根柢。謂之學。道之所在。不限華夷。取其可守而已。學之所存。不拘中外。擇其可造而已。降衷一律。性命同科。虛己反求。庶有得焉。我中國所稱盤古。三皇開天闢地之事。模糊影響。多後世好事者想像之。讒言故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因堯舜以前事蹟湮沒不可考也。羲農之典尙若雲煙。矧首出御世者乎。彼所稱元祖之名相傳不朽。顯載於歐洲之正史。取以爲據足矣。

其言萬物并育而後造人。詩經集注云。『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此先儒揣度之理想。而未發明其胚胎也。造人以土具有至理。蓋萬物俱生於土。故物有土宜土產之稱。人有土生土長之說。醫以脾土爲本。死以入土爲安。土之功用大矣。然非至化至神之帝。無此製造能力也。後世熟聞其說。而效之。土偶泥俑塑範。百出以爲可僭竊主宰之神。奇作奸犯科。轉以惑世。故西教偶像之禁爲最嚴。

首製男女而伉儷之道。之造端也。自古迄今。無父無母之人。由父而祖。而曾。而高等。而上之必有生人之鼻祖。此賢愚所共信也。亞定厄娃。後人所命。非專名也。其義即元父元母耳。一脈所傳。綿爲瓜瓞。散爲林總。華人不得以爲異種。而

喋喋擯之。

說者謂創興之人。苟非才德兼備。不足以首冠羣倫。亞厄二人明知故犯。於才德猶有所缺。不能不歸咎於造物矣。然自貽伊戚。不可以怨天。天賦以自主之權。授命使守。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生才之權在天。歸德之權由己。若既生以後。天能長保其不愆。不尤是捏一傀儡而掣之線也。賦以定德。而復限以定能。則與反哺之烏跪乳之羊。何以異。寧彼蒼毓人之至意耶。

或曰。一菓之微。重罰至此。倘更有甚於菓者。罰不亦窮乎。許子曰。西律原於宗教。其定讞也。必審判當時情節之關係。意向之得失。不以所犯大小區重輕。中國迄今不能仿行。試借此以發其醇。亞厄所犯不過一菓之微。而應審之端甚多。一須審處境之順逆。二須審事情之難易。三須審受命之親疎。四須審施恩之厚薄。五須審本人之智愚。六須審地位之尊卑。七須審蓄意之鉅細。明此七者。可知重罰之故矣。按律所犯雖重。而出於時窮勢迫。重亦可原。福地之中珍。

饁、美、昧。百、物、俱、備。不、食、此、菓。毫、無、難、處。處、此、極、順、之、境。犯、順、之、罪。應、科、以、重、一、也。所、命、之、事。遵、守、甚、難。犯、猶、可、諒。一、菓、之、戒。有、何、妨、礙。事、最、易、守、而、違。之、罰、之、不、可、輕。二、也。堂、廉、高、深。律、法、疎、遠。小、民、一、時、悞。犯、情、可、原。也。當、時、元、祖、面、命、耳。提、受、諭、親、切。則、違、命、之、罰、不、可、輕。三、也。元、祖、受、恩、深、重。當、如、何、修、身、克、己。以、體、天、心。乃、開、端、考、績。置、若、罔、聞。負、恩、之、罰、不、可、輕。四、也。愚、蒙、違、禁。尚、有、矜、卹。以、元、祖、之、才、智、絕、特。明、知、故、犯。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自、不、能、以、所、犯、甚、輕、爲、宥。况、夫、玩、法、之、罪。猶、可、補、救、於、將、來。乃、至、於、變、生、爲、死、禍。及、子、孫、之、利、害。以、身、嘗、試。毫、無、顧、慮。則、罰、之、不、可、輕。五、也。草、野、微、賤。觸、犯、帝、王。片、言、有、失。罪、不、容、誅。以、其、位、判、尊、卑。名、分、之、關、繫。大、也。以、至、卑、之、人。背、至、尊、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罰、之、不、可、輕。六、也。律、重、誅、心。元、祖、當、時、起、意。難、免、藐、視、之、恩。僭、越、之、念。則、罰、之、尤、不、可、輕。七、也。是、故、科、罪、之、法。不、論、物、而、論、事。不、論、迹、而、論、心。所、以、示、天、道。至、公、豈、人、所、能、私、議、乎。雖、然、僕、之、發、揮、盡、致、不、過、叙、律、法、之、大、凡、耳。非、具、董、狐、直、筆、檄、元。

祖也。

或曰。大智大仁莫若帝。帝藐惡菓。不知元祖之必食。是不智也。既知元祖之必食。而特以餌之。是不仁也。仁智二者。帝有所未盡也。曷罪元祖。許子曰。是卽大智大仁之作用也。元祖造於帝。其貴也。若天子。其寵也。若元勳。帝之錫以福也。厚矣。然賞罰之行。天演之公理也。法立而後知恩。威行而後知福。使人世見賞而不見罰。則並不見賞矣。其墮於罪也。元祖或未之知。帝已知之。蓋欲假元祖之身。明罰罪之機。倪也深而言之。則大造鍊魂之術也。欲其不磷也。必先磨。欲其不縕也。必先涅。使其帶罪圖効。所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使之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或曰。大造許人自新。何者不可立法。不可開恩。而必降神託生。辭尊居卑。由辱致死。以爲救世贖罪之典。恐格致家。必不贊其說也。許子曰。帝至仁也。視人溺猶己溺。人飢猶己飢。然使飢溺者自救。飢渴曷克有濟。而逕救於天。又不足以

示威福是必有人類中不飢溺之一人爲億萬人拯救方合自行立功之旨惟降生救贖之說猝以語人必大惑不解其實理亦平庸近取諸譬其如示諸掌乎獲罪於天既無可禱不能遽予以恩譬如褫革之官充軍煙瘴君眷甚隆冀其開復必先使之報効立功不足仍准其金作贖刑罄其血本以爲贖然後次第入官漸升階級不然恩綸雖厚不能越俎而升也今之罪人充塞宇宙猶之煙瘴之區也降生赦世之人爲民流血猶之罪官罄其所有血本以贖刑也其言耶穌爲帝子可證君民聯屬之公義古者愛民之君有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引咎自責深切如此蓋人君爲羣黎之元首當萬方多難民心陷溺之秋非爲民請命爲國流血不可義之所 在則然天於人猶君於民也人類獲罪委爲己過自割其愛降生代死使子孫黎民得以永保蓋隱懸一爲民贖罪之格垂訓萬世之君人者豈第顯示痼疾之至意耶

神人之判在有形無形耳。人類有形故所懼者亦有形之罪。神體無形故必由無形而有形以有形之體贖有形之罪此降生之理所以可推求也。

無形像無終始主宰至誠不息之神體也有形像有終始主宰降生救贖之形體也不言神體則天地人物之來歷不清僅論神體而捨降生則贖罪救人之功用不明於以知有形無形同一主宰其不同者因人世之氣運常中有變是以主宰之作用亦經中有權降生之事達權以通變也故由無形而有形開闢之初本無形無像之資格造此有形有像之人物降生之後以有形有像之神體廣佈無形無像之寬仁能造人物之形自能造自己之形使人身後接之則有威使人生前近之則有儀於通權達變之中寓守經行常之妙此帝所以爲神也唐虞揖讓湯或征誅事隨時變而義無不合若曰夏禹德衰武周非聖此不可與權之論也刻舟求劍膠柱鼓瑟安足與言天人之理乎故能於常變經權之道體會隱微則降生救贖之至理必豁然貫通矣。

降生大德卽自誠明之道也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進參其妙未降以前以有形之天地人物爲言爲聲爲光爲色旣降而後遂以誠明之光印證造化之光以聖智之聲印證萬籟之聲以傳授之言印證主宰無聲之言以仁愛之色印證蔚藍不變之色前後發現之體用皆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猶之君王有形君王之意旨無形以有形宣無形不可謂以尊降卑上帝無形上帝之降生有形以無形化有形不可謂自上降下卽按其贖罪立表之道而降字之義已彰上帝有行化之猷故特降

有形之生猶之君王有頒行之事必降無形之旨若僅信君王不信君王所降之旨必與抗旨同科雖有忠君愛上之虛文亦不足蔽其罪迹僅信上帝不信上帝降生之事疑其不宜議其不合自與逆天同罪雖知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敬之畏之而所失寧不大哉

降生之理變而不失其常奇而不入於怪天道也倘一律奇變奮烈風雷雨之

威從天而墜則身非人類適足以駭世震俗欲立表化人也難矣化景星慶雲之瑞借氣成形則身爲虛幻更不能與人爲伍欲代世贖罪也難矣兩者旣有所不可於是幾費苦心而運至妙至神之作用必使胚胎乳哺由童稚而至壯長無事不與人同以顯其眞爲人類寓變於常也姜嫄履武古有傳之然史氏之粧點耳非眞跡也佛氏剖脇人盡信之然異端之戕賊耳非正道也唯降孕童女感以聖神不由人道以成胎無灾而誕不損童身猶格致家試驗水晶受恒與人事爲感召不容泥形跡以求亦不能舍性理以解也

無上下無分合無小大無先後帝之聖性也其降生也不離天其升天也不離世聖性之感通兩間充滿而無際萬方普被而不遺欲致吾知在卽物可窮其理熱生於火溼生於水火父也熱子也火與熱合卽發焚燎之烈水父也溼子也水與溼合卽生潤澤之滋因而言無上下分合之別無小大先後之殊烈

也滋也卽水火體性之結果也以言聖性一體也而含三位一曰父二曰子三曰聖神位者靈明自立之位非爵秩之位也父子云者感通之父子非形生之父子也父子之感情動聖神之妙用通理能默悟體實難言未有天地之先渾全完備降世之後聯合淪浹一而三三而一也至於人類維皇所降衷造化所孳養人之視天也若父母天之視人也若赤子以保赤之苦心憫忤親之大逆聖性降生拯茲陷溺使大地之上凡有血氣者莫不達天知本重爲聖界之氓如火之炎如水之潤非聖神功化之極曷克臻此

耶穌之體有天然聖性之體不滅靈魂之體人類血肉之體相合而成者也非如是體不足以聖神非如是體不足以贖罪非如是體不足以流血非如是體不足以感人夫人罪至極不過一死今有獲罪人主之臣民其死也尙有餘辜或戮其孥或赤其族况干天之命豈一死所能抵償乎微論一人之死不能抵償本人一次之罪卽聚天下古今人之死亦不能抵償一人一次之罪矧末世

之遠兆。民之衆罪積如山。惡深如海。使僅以人類血肉之體爲救贖於功德也。既不周於名分也。殊不稱欲求相稱。非與上帝一體之尊斷不能償此重大之罪惡。天恩浩蕩出人意料之外。以聖子結合人之靈魂。取童身聖女之淨血。受孕而生。論其爲真人。則有肉身有靈魂。固元祖遺留之骨肉也。躬代元祖以償其罪。於分爲宜。論其爲真主。實係三位中第二之聖子。與聖父聖神一體一性。故代贖萬世萬民無限之罰。而綽綽有餘裕。

帝能赦人之罪。其性不能茹苦。人類能茹苦。而不能自赦其罪。惟帝與人二性相合。既能茹苦。又能復活升天。此耶穌所以爲聖也。夫可崇拜之帝。冥居萬有之上。旣非世人所得見矣。使我得見之人。又不足以受崇拜。耶穌一出動人之敬畏也。如彼滿人之瞻仰也。又如彼使人樂見之而不厭。使人亟拜之而不倦。斯不愧爲立表之真人。而無疑爲救贖之真主矣。主宰之嫉惡如仇。於元祖之干犯露其朕兆。此聖性之不容塵滓也。耶穌以上。

帝之性兼人性。上與聖父同體。下與人類同形。居間承全。上安下故。論其本位。則帝而人。論其救世則人。而帝論其補元祖之所傷。贖元祖之所失。謂之再造。也可謂之再祖也。亦無不可。

於戲。救贖之法。至於慘死。其爲德也至矣。盡矣。假手羣兇。備遭荼毒。爲天下億萬生靈。茹酷刑。論者謂大戮尊榮。須爲愚者譁。吾以爲至尊之人所受之辱。無辱而不榮。試假人事以譬之。

尊貴莫若帝王。卑賤莫若禽獸。此世界之公論也。商之時大旱七年。湯爲民求雨。身披白茅。自爲犧牲。剪髮斷爪。以六罪自責。卑賤極矣。然當時臣民見其尊不見其卑。見其榮不見其辱。蓋爲國籲天爲民請命。無所謂卑辱也。彼夫匹夫有罪。刑不過荷校耳。三尺童子皆知羞之矣。非憂國憂民者所可同日語也。同此卑賤而榮辱懸殊。是故飲血受釘。至卑也。適以顯其至尊。至辱也。適以顯其至榮。

湯一國之君也。耶穌乃天地神人萬有之眞主。以湯之德論湯之功。僅免一時一國年歲饑饉之災。耶穌之功德無極。能免萬方萬世人靈永罰之災。故湯祇以六罪自責。耶穌則聚萬世萬民之重罪。盡歸於一身。湯祇剪髮斷爪爲活犧牲。爲民請暫時之命。耶穌則聚鞭笞釘鎗之劇苦。屍於十字架上爲死犧牲。爲萬世萬民請永遠之命。孰大孰小。不言自明。小旣不辱而榮。則大者之尊榮。更甚。

或曰。湯雖帝王。與人同類。有心無力。不得不屈己卑躬。耶穌旣爲帝子。豈不能寬仁赦免。何必若此艱難。始能救贖。許子曰。善哉。問也。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吾試與子言德。夫人性中所具仁義禮智信之根。皆主宰所錫之德也。以德錫人者。其德必不匱。其所行必有更極。其至又極。其全者。夫橫逆之來。恕人自返。對布衣無權力之人。言之則可。若治國經邦之主。恩施法外。必致姑息養奸濫賞。縱惡故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國家尚且不可。况天地神人。

之大主而妄赦。永罰之罪人匪特礙其至大之權。且損其無瑕之德矣。夫煌煌成命法在必行。義之至也。分其體以救萬世。仁之至也。委曲矜全。補罰相稱。智之至也。罰不從寬。赦不失約。信之至也。典莫大於祭獻。耶穌身代犧牲。裸懸十字架。以祭聖父。禮之至也。五德兼全。萬能俱備。於降生救贖一端。見其大凡矣。人罪至多。耶穌補以至多之苦。其身自頂至踵。無不受傷。可見上帝不罰則仁全。而義缺不赦。則義全而仁缺。不補而赦。則上帝無以見其尊嚴而智。信與禮俱有所缺。以上帝之全能而尙有缺德。此理之所必無者。

以耶穌之神通廣大。若不願死。孰能損其毫髮。其受釘也是必願以一腔之熱血潤澤濁土。願以七尺之玉軀犧牲塵世。臨刑之時。不膚撓不目逃。恬然藹然。義氣浹太虛。丹心照萬古。并非英雄末路。勢窮力竭。低首下心。引頸受戮者。比上帝結合之人性。其受苦受痛受辱受死之遭際。皆與人同。其救苦救痛救辱。救死之功用。則與帝同。是故耶穌之肉雖楚而魂則不楚。耶穌之體雖殘而魂

則不殘日光。在樹斫樹不能斫光。靈魂在身傷身不能傷靈。達天德者稱被釘。之功過於化育。蓋化育施之肉體而已。此則救靈脫罪。拯沈淪於永遠。滌污穢於塵寰。使智愚賢否五洲萬國聞其風者。莫不感激涕零。被其化者。莫不泥首崇拜。萬世千秋而後飲其黃金之血。洗濯舊染咸與維新。其德詎不偉哉。

自古莫不有死。惟義憤之死與匹夫自經於溝瀆者殊科。蓋其氣矜之隆。血性之烈。固有可傳者。若夫比干剖心。子路爲醢。樊將軍借頭於荆卿。夷門生刎頸於公子吳。越之士屬劍於軍前。田橫之徒自殺於荒島。此皆激於俠烈之氣。足以感人。不足以救人也。千載而下讀史者。猶嘵嘵贊之。不以爲卑辱也耶。蘇之死。無辜無怨。樂受凌遲。以贖衆罪。其德彌天際地。豈義憤之死一時尙氣者所可比耶。

或曰。救贖之事。在西漢末年。然則西漢以前。無天恩矣。西漢以後之世紀生生。死死。依樣葫蘆。初未聞有福冠前人。壽高古者。何取夫救贖爲許。子曰。是未。

論天人之分量也。天之所以爲天高明悠久。非意料所能比擬其萬一以人力而論一時之人僅能行一時之事。雖聰明睿智而成敗利鈍。尙須聽命於天。前不見古人。不能持其禍福之衡。後不見來者。尤不能操其順逆之券。此彼蒼鐵限人類之分量也。若自主自立之上。帝決不鐵限自己之分量。上下古今皆在一粟。目見之內。燧火屢改。紅羊屢刦。人見其久。彼見其暫也。庶生蕃蕪。事變雜出。人見其繁。彼見其簡也。未降生以前。帝非閉目塞耳。不問人間何世也。冥冥中自有威福。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垂訓於微也。旣降生以後。帝非逞奇鬥異。以欺愚婦也。蕩蕩乎明示朕兆。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垂訓於顯也。生死之原因。賢者知之。愚者昧焉。明靈魂之至理。究天堂獄之大道。則吉凶不足以重輕。壽夭無關乎心性。何庸以西漢之前後爲辯難哉。

夫死亡者。肉身暫時之死。耶穌所救者。身後永遠之災。或疑原罪已贖。天蓋復人以元祖之福。使人免死亡之災。不知哀莫甚於心。死身死不足哀也。此心一

死靈魂已墮永罰。身雖未死，猶禽獸也。救贖最要之宗旨，在救心之將死贖心。之已死時至今日，人心之澆漓較之元祖違命之罪重百倍矣。罰之不遑警之，不暇安能悉予以元祖之福。天不予以元祖之福，卽援其死心之大作用也。且援心無限之恩，較之前福更爲隆重。蓋罪根不去，爲善綦難。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處此危微之勢，欲人皆爲堯舜，惟精惟一，尤執厥中談何容易。似此不可救藥之病，欲施挽回之術，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自救贖之恩，一錫不特消除原罪，更能固本培元。後之人受其針砭，加以修省，去惡如刈百草，爲善如友芝蘭，克己還原，天心復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徒托空言乎？實有深切著明之實效也。

人生獲罪之由，根於三害曰肉身曰異端曰私欲。妖魔欲昏人智，必借異端以爲媒，私欲默攻人心，必托肉身以爲孽。世人易受三罪之因，皆從原罪而得自救贖之後，定有滌除舊染之規行。以爲天下之法則，舊染一祛，新恩卽至，人心

之。危。者。由。是。而。安。道。心。之。微。者。由。是。而。顯。與。人。爲。善。惟。日。不。足。三。害。雖。烈。何。所。
施。其。伎。倆。耶。無。他。心。有。所。主。克。之。自。易。是。故。謙。遜。所。以。克。驕。奢。也。施。捨。所。以。克。
貪。吝。也。制。欲。所。以。克。淫。邪。含。忍。所。以。克。忿。怒。也。淡。薄。所。以。克。饕。餮。也。仁。愛。所。
以。克。嫉。妬。也。勤。儉。力。行。所。以。克。苟。安。也。十。誠。之。道。盡。於。此。矣。君。子。內。省。不。疚。無。
惡。於。志。苦。可。以。爲。飴。死。可。以。爲。歸。蓋。以。心。內。福。地。之。安。不。啻。元。祖。當。時。身。外。之。
福。地。元。祖。違。命。而。失。身。外。之。福。地。吾。人。當。俟。命。而。居。心。內。之。福。地。是。故。信。靈。魂。
之。不。滅。自。瞭。然。於。賞。罰。之。問。題。究。天。赦。之。流。行。自。恍。然。於。救。贖。之。目。的。偷。夢。夢。
然。不。求。我。生。之。自。來。吾。死。之。所。歸。猝。以。降。生。救。贖。之。道。告。之。是。猶。向。蠅。而。語。
春秋。呼。蠅。而。談。天。地。也。無。怪。夫。捫。燭。叩。槃。茫。無。頭。緒。矣。

聞。之。泰。西。士。夫。之。稱。哲。學。家。者。未。有。不。達。天。知。理。研。究。心。性。之。學。而。於。宗。教。尤。
所。尊。崇。通。都。大。邑。之。間。海。澨。山。陬。之。隙。莫。不。設。立。教。堂。以。爲。觀。摩。瞻。仰。之。區。學。
者。摩。肩。擊。轂。日。遊。其。間。精。其。造。詣。者。摭。耶。鯀。師。徒。之。前。言。往。行。足。資。感。激。者。韻。

爲詩歌釐爲篇什。晨鐘暮鼓。迄揚鼓吹。務使成童就學之年。卽已薰陶其德性。而不至流入於異端基督教之道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有如此者。

或曰。耶穌聖德如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允宜澤及寰球。光被率土。何以歐洲被化先於東亞。天心得毋厚薄乎。許子曰。上帝者普世公共之大主。耶教者普天獨一之正教。君子之於上帝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自古以來我中國之上流社會未有不敬信上帝者。至降生事蹟爲亘古未有之奇。降於中國。則中國先被其風。降於西土。則西土先享其福。自邇之遠理也。亦勢也。道之流行。速於郵傳。命固不必周遊萬國。使人人共見其威儀。共聆其聲歎也。况夫我中土受教最早。格致先明。海禁未開。以前金銀珍饈極爲富足。則古必有精通礦務研窮化學者。特前人蘄而不傳。或其書滅於秦火。史不紀載。世遂無聞。十九世紀間腐儒不諳考究。論及開礦。則以爲大傷地脈。談及化學。則以爲奇技淫巧。竟若三代以上無此學者。獨不問貨殖之所。自來寶藏之所。自興吁。亦謬矣。據一。

斑。以。測。全。豹。則。耶。教。亦。必。早。傳。中。原。特。以。佛。道。混。雜。其。中。遂。致。以。莠。亂。苗。以。紫。奪。朱。上。智。者。因。噎。廢。食。不。加。講。求。詫。爲。怪。異。而。不。信。下。愚。者。不。由。正。路。遁。入。旁。門。迷。於。邪。說。而。不。信。此。則。自。暴。自。棄。不。宜。以。厚。薄。怨。天。也。吾。嘗。摻。索。墳。典。而。得。其。遺。蹟。焉。

明洪武初江西廬陵掘地得一大鐵十字上鑄赤鳥年月赤鳥爲三國時孫吳年號人皆不知爲聖教之物有名臣劉嵩字子高者作鐵十字歌以誌其奇事詳劉嵩詩集并李九功慎思錄內考赤鳥年間之鐵十字去降生前後不遠是當時教傳中國之證。

又明季關中掘地得一碑刊刻景教流行頌係盛唐之事所述上帝降生始末甚詳足見唐時教傳中土。

又河南開封府有一賜樂業殿其教法非儒非釋非老非回惟內有西來古經四部及石碑二座一係前明正德七年四川布政使司江都人左唐撰文翰林院

淮南人高孝書丹。吏部給事中揚州人徐昂篆額。一係弘治三年開封府學增廣生金鐘撰文。碑內書始祖阿軌與今之譯音亞定同。以外并述古聖先達人名。用字不同。音韻則一。叙傳古往之事。毫無舛誤。謂此四部古經傳於周。顯於漢。在上帝未降生之前。已到汴京。足見所傳上帝降生救贖之古經。中土早有確據。歷數千年之久。尙建殿立碑。世世守之。良不誣也。

况夫降生事蹟。歐史紀載詳明。引證確鑿。因與亞洲書不同文。重譯者又不能闡闡其理。議者遂謂無夫而孕。復活升天迹同圖讖。雖善無徵。然而居今之世。考古之事。舍證之史。乘外無他術也。外國之人。若謂中國之經傳子史盡同圖讖。必有訾其狂者矣。凡事根諸身。明諸理。考諸事驗。諸行是非邪正。不難明辨。彼夫三家村學究戶庭以外。無見聞經史。以外無學問。尙不知世界爲何物。井蛙之類。何足與談西史哉。

或謂中國經史誌已往不誌。未來然中庸不云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

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古聖賢致効於先知之功。蓋剴切矣。或當時未有其人。或後世未明其解。不得謂無此理也。耶穌之歷史既印證於當年復徵驗於奕。禳其行則大醇也。其哲則先覺也。其立教也。敦倫而外進以修聖之功。贊以歸本之妙。感人以望慰人。以悔育人之德。盡美盡善矣。十九二十兩世紀以來。歐化賴以維持國勢。賴以奮起致效。久有明徵。明徵自能悠遠。今所稱文明之邦。皆耶教隆盛之都會也。甯無歎乎。

至於聖瑞靈奇。彼既非世人可比。則其歷史。自有表異於庸常者。無足怪也。無夫而孕。復活升天。世見之以爲奇。帝見之以爲常。蓋聖性中自有之能事。非庸夫俗子所能夢見也。中國經史所傳奇瑞。或係天地萬物應有之事。適逢其會。或係史臣溢美之詞。或因上帝欲表其德。以示勸懲。或係異教借端。以蠱世聽。物家之產料。而迂者以爲祥也。自古以來。從未有自行自主之靈蹟。聖經所載。數者均未可定。所以日食星隕。天文家之常事。而愚者以爲怪也。鳳儀麟出。格

大光之星。空中之樂。癩者淨癩者行。聾能聞。瞽能視。啞能言。平風息浪。濟飲充饑。凡此奇事。皆耶穌自行。自主者。足徵天眷之所歸已。

生無夫而孕。死復活升天。生死之特別者。耶穌外無第二人也。亞定者人類之元祖。爲人本根。故由福地之淨土。而生耶穌者。人類之再祖。代人救贖。故由童女之聖血。而生舍此二祖古今來大聖大賢大奸大惡。皆精血團結。而後生。肉身敗壞。而後死。蓋造化所定。生死之規限。無人能改。能者惟有一上帝。亘古以來。爲人類者。莫免一死。即使若何矯揉。造作萬無自己不死之能。無免死之能。安有復活之能。自己復活。自己升天。操生死之權。於一身。非上帝假以特別之自由乎。彼夫世所傳還魂之說。多屬無稽。羽化之奇。盡歸烏有。好事者之工爲齊諧。何足同日語耶。

其生也。瑞其行也。聖其復活也。靈其升天也。顯迹至異也。而理則至常。救贖之事。本屬非常。不可無以表異。使萬世千秋。留爲記念之券。此帝之苦心孤詣也。

耶穌在世三十三年間與吾人親摯殷拳稱父子稱弟兄稱師友其順其謙其勞其忍其克己其艱難皆造人道至極之地嗚呼賤日豈殊衆貴時方悟稀開天闢地一人而已。

中國多神教之國也。國而多神謂之無神以神爲教謂之不國宜乎列強之卑我也居今日而欲挽回高尙之國格淘汰二字其急救之方針乎舉土木之俑投之濁流羅佛老之書燬之一炬芟夷蘊崇勿使能植率我同胞專心致志於基督教之門崇拜惟一之上帝以束縛其放豚之野心徼幸之思想洗蕩一清修省之精神煥發不已玉石之光磨而愈燦鼓鐘之響擊而有聲人格之階級漸崇而國格自駁駁日上矣。

耶教之流行中土亦有年矣而我國之士君子恒望然去之若將浼者其視教士牧師每低其人格以爲不學無術者流不屑與之周旋非士君子輩之目中無人實由傳教者之僅得皮毛未攻腠理所取以爲訓者不過西人形下之

學而於高深心性之宗旨何嘗夢見宜其感電之薄而微也。

不才於此道未敢謂三折肱也然而究社會之情狀審歷史之變遷未有不樹宗教之幟而不危亡者管子曰「國粹亡則國終不可以倖存」惟一之正教即固結民心之粹也夫粹之云者鼓其精神非僅講其形式也若斤斤然模範其形式遂以爲盡傳教之道則爲對待之敵者不少此義和之禍所由煽而教案之葛藤無地喪有也嗚呼全國安危實係於茲我至愛之同胞其知之耶然則如何而可曰必也團大體鼓大力仿耶教之章程證以心性之學而自爲持倡乎不才亦中國人類中之一分子豈忍袖手旁觀噤而不言敬爲我同胞陳其利害。

(甲) 自傳之利

(乙) 不自傳之害

一自傳可以杜外人之鄙夷也世界以競爭而進化優者勝而劣者退處於無權彼教日盛優之倪也我教日拙劣之倪也優劣之相形而鄙我夷我者日追

逐於我背。我不得不起而競爭矣。形式上之競爭。我國民必自殘。雖費數百年。之力而無寧歲。情神上之競爭。我國民必自化。不過數十載之力。而有全功。天下之召奇辱者。莫過於倚賴二字。上帝者。世界之公主。基督教者。萬國之公教。崇信者。我之本分。演布者。我之天職。而乃倚賴外人以爲師。淺見者復從而揶揄。之激變之無怪。天彼以孺子不可教待我。也是故。教不自傳。則無外界之刺激。而競爭之心。卽滅。競爭之心滅。則安於深鎖鑰蔽而不思啟。其靈明欲由黑暗而進光明也。憂憂乎難矣。易曰。『履霜堅冰』。我同胞胡弗思其漸乎。此杜外人之鄙夷而不可不自傳者一也。

一、自傳可以保地方之安全也。地方之不能長治久安者。大都無賴之徒童養。不慎無所顧忌。失其良心。增其魔力。於是跳梁叫嘯。盜賊頻興。此固恒有之事。而無可如何者耶。教一行。以我種傳我種。旣無非我族類之嫌。而風土民情尤爲浹洽。况感動之力。施之蠢頑事半功倍。窮鄉僻壤之間。甕牖繩樞之子。一聞。

大道其景從也。如水之就下。如獸之走曠。賽兒之狂于七之亂。何從至哉。然則傳教之法。實轉禍爲福之大機關矣。此爲保地方之安全而不可不自傳者。又其一也。

一自傳則各種文明之科學可因之而發達也。今日中國立於列強間。至危極險之現象。不啻千百。而科學之不發達居其大半焉。自多神之教毒我神明。華胄舉國之人陷於魔道。而反以格致之學爲無稽。與之言天則玉皇天君之神。踞其腦部。與之言地則閻摩地藏之鬼。奪其魂魄。於是。一切有益考究之學。置之不講。億萬里錦繡之江山。頓成鬼哭神號之壤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宗教一。行如太陽懸空。燭火熄燄。迷者返憂者醒。一一從事於研究之科。則格物致知之道。有不一旦大明乎此爲科學之發達而不可不自傳者。又其一也。

以上各端。不過擇其利之大者言之耳。其實種種利益。不可彈述。若不自傳。則不惟反利爲害。且其害更有不可思議者。再進而言。不自傳之害。

一不自傳。則人將借勢壓制而束縛我。一切自由矣。教爲人傳。則權屬於人。必假保護。敎會之名。而侵我國各方面之權限。我國之入教者。下流社會十居八九。非貧瘠無力之人。即附勢昧良之輩。借敎會爲獲身符。以蹂躪我同胞。少有爭端。即涉詞訟。弱肉強食。陳陳相因。而外國敎士。往往聽一面之青蠅。包攬瑣案。辯獲公堂。刑庭之法讞。不行奸邪之漏網。日衆彼敎士輩。亦習見官府之對此問題。驚心裂膽。於是晦其初心。因利乘便。進而干涉我之政事。擾亂我之治。安且伎倆。相傳以爲餌。人人教無上之妙策。種種交涉。不可枚舉。則皆不自傳。戶之咎也。表面之受害。既如此。暗中之牽掣。更可知。目前之慘象。猶如此。以後之壓力。更何如。言念及此。可爲寒心。不自傳之害。此其一也。

一不自傳。則全國之財權。悉拱手而送於人矣。天下事。固有發端甚微。而吸力。則甚鉅者。各省之敎權。任人簸弄。則一省所有之利權。悉入其勢力圈之內。承平之時。民教安堵。交涉之際。萬象畢呈。賠款之事。幾於無歲無之。甚而微小之。

案官欲彌縫其隙劃要津以爲賊矣教民鑽營蠅頭割礦產之利託教士爲媒逼官簽約售之他人矣吸我脂膏奪我生計我民奄奄垂斃而不之省此豈外人傳教者之過耶實由於我不自傳之過我不自傳是驅我國民死其愛國之心也愛國之心一死則何者不敢爲斯何異將我利權頂香膜拜致敬盡禮而送於人乎元祖在天之靈當亦哭此不肖之子孫媒孽吾道而陰施譴罰矣此不自傳之害又其一也

一不自傳則專制之政體終不能變立憲之程度萬不可期矣今日之政府宣言預備立憲實以狙公賦芋之故智餌我國民其實無立憲之資格并無立憲之思想也夫造成立憲之骨架者其效在國民不在政府國民無異端之搖惑無外媚之邪心立憲之根基孰堅於此合四萬萬之歧嶷英偉以植立於專制致體之下君主何從施其恐嚇之威而展其欺詐之術耶非傳教不足以抵制恐嚇欺詐之治法非自傳教不足以培育岐嶷英偉之羣材歐美得臻今日之

景象者實佈種其文明之子於教門我國民猶醺醺然不醒沈夢棄培育而不講徒引領仰望政府之實行立憲是患其專制之未甚而求益也此不自傳之害又其一也

然此猶其害之至顯至常也而更有其隱其變者則尤不可方物以末俗之日刦日奪而無止境也其距離初心之遠不可以道里計爲國者雖綱舉目張變態百出逐其末而不求其本奚異於沐猴而冠耶今日之勢風利不得泊之勢也波濤奇詭江河日下非宗教性功之學不足以羈維之失今而不傳倘不測之禍爪分鬢割列強長驅士卒而牧馬於中原行其強迫手段吾民欲不入教而不得夫自由傳教與强迫入教其歡慘之比例甚明晰也不才不避嫌忌而宣此義者非特具廣長舌以沽辯士之名也蓋頡頏時勢合証古今嘗鰻喉之膽臥厝火之薪幾經熟思審處而出此弩箭離弦不得不發辭非激烈意取和平閱者鑒僕苦心也可

人海燃犀

人海燃犀終

一百六十二

光緒丁未年四月初版

定價大洋捌角

著者 閩縣許繼祥

著作

權

發行所

寰球中國學生會

印刷者

樂羣印書局
上海白克路五百六十二號
美界開封路

分售處 各省大書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2307B

